明宗大王實錄

第三十四

0194276
110521

194276

6.8.2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明宗大王實錄卷之第三十四

二十二年（大明嘉靖四十六年）正月丁巳朔日暈兩珥暈上有背

己未傳曰近日成守琛之贈爵予知其歿故特命之而徐敬德事則未之覺矣（敬德松都人中司馬試嘗結茅於五冠山之花潭身居窮約學究淵源造詣極深實儒者之高蹈盛世之逸民也昔在中廟朝嘗以一官召而不起至今上朝始歿焉世談高尚逸之士必與成守琛並數而敬德之學問實爲一世所仰矣）今觀書堂月課（弘文館副修撰辛應時悼花潭處士徐敬德做詩曰五冠山下花潭上巢食平生樂我負吾道居齋先有覺清時不幸逸爲民故都當日欽高士黃壤如今闕德人報道幽明懷贈遍佇聞朽骨聖恩淪）則徐敬德與成守琛並數云爵贈之典獨不可闕也議于四大臣

史臣曰謹按 明廟末年退斥羣邪引用諸賢旁拾遺逸闡發潛德至於有懷前賢命加華衮其追象褒崇之意至矣乃側席如渴之切而恨不用汝作霖雨所以思賢佐之心豈以存歿而有間哉 聖心之發見雖在今日而 天質之本義斯可想矣質如此之美心如此之盛而冲年全氣輔得其人有以聞正言見正事培養根本開發 睿智則德業之成就

治道之休明其可量耶既往之賢尚且思想猶有不同時之歎況當時多士濟濟蔚興而亦有王佐之才耶雖不借異代足為我用而有馮有翼以引以翼則庶乎王心載寧而自貽哲命矣惜乎元兇之所輔者只是殺戮之事利其主少國疑肆行胷臆構禍士林打盡一網雖以李彥迪之精思篤學宋麟壽之守正好善亦陷於羅織之中或慘罹凶禍或枯死遐荒當此褒贈之時寧不軫 聖慮而悔往事乎

庚申以宋麒壽為議政府左參贊朴永俊（貌似雅淡外若疏拙巧於謀身善隨時變雖不自附於權奸而亦不見忤歷仕累朝特一具臣何足取也乃長銓曹多受賄賂時論鄙之）為吏曹判書朴忠元為禮曹判書元混（歷仕累朝不附權奸斯可取也但規模太挾不無執滯之病）為兵曹判書閔箕為知中樞府事李陽元為承政院都承旨具思孟為司憲府執義李忠綽（稟性古直服喪居廬朝夕哭泣遂有眼病行源如此甚可取也）為司憲府掌令宋賀為弘文館校理黃廷彧為副修撰權徵為承政院注書

辛酉以沈義謙（國舅沈鋼之子也生長綺紈少無驕侈之習剛忍除奸頗有好善之心性寬而厚下事苛察斷

可取也但無篤實操持之力則不可謂堅定之士出身五載遽至頂玉至於銓衡之議眞所謂擬非其居也為吏曹參議吳健為承政院注書○內醫院請以瓊玉膏生地黃煎藥以進許之

史臣曰按 王候不豫每進藥餌故有是瓊玉膏之請蓋自前星早殞長樂無歡悲痛相仍轉輾成疾臣民之憂慮何可勝言不特此也初以幼冲之質繼 仁廟之統權奸秉機欲酬睚眦之怨經營不測之謀嫁禍士林打盡一網雖東京禁錮白馬清流之禍無以加此矣迨其季年方有悔悟之心將欲盡釋無辜伸冤雪滯而已發其端矣其痛疾矜憐之間寧無致神氣之傷乎心恙之作亦有所自來矣甚矣小人之當路也利其 主少國疑肆行胸臆不以好生培植根本而唯以殺戮導引君心有以斲喪國脉殄瘁邦本而憔悴窮陰之下天日復明追悔令終之心照映方來積勞難瘳之疾遽自中作豈所謂傳之德義保其身體專賴三公之任而祈天永命命哲命吉實在初服之日乎嗚呼痛哉

○慶尙道榮川龍宮地震屋瓦微動草溪民家有牛産兩犢其
犢一體一尾兩頭兩口兩耳四目四足産後母子俱死
癸亥日暈兩珥
甲子夜月犯畢星有暈流星出軫星入南方天際狀如拳尾長
一二尺許色白
乙丑以具忭爲司諫院正言白仁傑仁傑已於前冬棄官歸鄕公議惜之故久虛其代至是補
使近畿邑爲楊州牧使趙安國武人之貪濁刻深者逞邏於乙卯剌割於南道物論痛憤至今容保爵位亦云
幸矣爲京畿水軍節度使
丙寅謝恩使工曹參判尹玉於赴京中路聞 皇帝崩在去十二月十
四日馳啓遺詔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以宗人入繼大統獲奉宗廟四十五年深惟享國久長累朝未有乃茲不起夫復何
憾但念朕遠奉列聖之家法近承皇考之身教一念惓惓本惟敬天勤民是務祗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奸人乘機誑或禱祀日
擧土木歲興郊廟之祀不親朝講之儀久廢旣違成憲亦負初心邇者天啓朕衷方圖改轍而遂嬰疾補過無由每一追
思惟增愧恨蓋繼成業端仗後賢皇子裕王纂承仁孝天植睿智夙成宜上遵祖訓下循羣情即皇帝位勉修令德勿過毀傷
喪禮依舊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祭用素羞毋禁民間音樂嫁娶宗室親王郡藩屛爲重不可輒離封域各處總督鎭巡
三司官地方攸係不許擅去守職聞喪之日各只於本處朝夕哭臨進香三月差官代行衛所府州縣並免進香郊社等

禮及朕祔享各稽祖宗舊典斟酌改正自即位至今建言得罪
諸臣存者召用歿者恤録見監者即先釋放復職方士人等盡
照情罪各正刑章齋醮工作採買等項不經勞民之事悉皆停
止於戲予以繼志述事兼善爲孝臣以將順匡救兩盡爲忠尚
體至懷用懷末命詔告中外咸使聞知 及禮部喪禮事目傳于政院曰辛巳年武宗
皇帝崩年擧哀以下諸事速考以啓○領議政李浚慶等承命詣賓
廳 上以尹玉書狀及 大行皇帝遺詔禮部喪禮事目下
賓廳曰今日當卽擧哀而辛巳年則 貞顯王后時御故 中廟
雖擧哀不親哭今亦 王大妃時御何以爲之浚慶等議啓曰今
日擧哀當依辛巳年例爲之但考日記則其日二更 上出自思政
門至勤政殿庭西步入幄次行禮今則日氣寒冷 上候未寧不
宜遠出只於思政殿庭依辛巳年例行之何如答曰如啓○中
時 上爲 大行皇帝率百官擧哀○以議政府右議政權轍
充賀登極使知中樞府事鄭惟吉充副使漢城府判尹鄭宗榮
充進香使刑曹參判宋贊充陳慰使
戊辰傳曰天使出來民必困弊今年端午誕日冬至等物膳方
物並皆停免○以議政府左贊成洪暹充天使館伴禮曹判書

朴忠元充遠接使弘文館典翰李後白議政府舍人奇大升吏曹佐郎李山海(李穡之後六歲能作大字未及成童畧冠卿額時人望之如天仙眞奇士也)充遠接使從事官

己巳 上出勤政殿階上率百官爲 大行皇帝行成服禮如儀

庚午停常參經筵及大小祀(以壂帝喪而停之) ○上率百官行擧臨禮

○憲府啓曰成服除服喪禮之大節不可有所進退今者爲 大行皇帝成服在十三日而禮曹以十六日除服入啓此成服後第四日也有乖禮文三日除服之義如此大事不可只因苹已一時之禮請令該曹更加博考徃牒廣收廷議參詳定奪使合喪禮之節 荅曰如啓仍傳于政院曰速招東西班二品以上會議亦令該曹博考以啓○弘文館副提學朴應男等上劄曰伏以謹按五禮儀爲 皇帝喪除服儀註云三日而除者蓋自成服至三日而除也今觀該曹啓下十六日朝除服云自十三日成服計則是乃四日非三日也我國多少禮制一用五禮

儀則三日除服當依此爲之不可違越也昔宋臣程顥爲上元
主簿時仁宗登遐府尹於成服三日之朝率羣官將釋服顥曰
請盡今日且曰某非至夜不敢釋其意雖以朝除爲不可而是
以見必除於是日之内也喪服之期自有定制過與不及皆爲
失禮此禮官所當謹也且舉哀等禮有 殿下俯伏哭之文往在
辛巳不行親哭此一時之事不可援以爲法今者自 上下問
于大臣者盖重其禮求合乎中也倉卒議啓苟循前例不能將
順 聖上謹禮之美其襲誤之失雖不可追將來之事不容再
誤伏願 殿下留神焉答曰觀此劄論其意果當禮官必徒循
前例故也今日朝廷廣議後當處之矣舉哀等禮親哭可否前
以下議于大臣者與辛巳之事恐或不同故也辛巳年則中
廟爲 母后不爲親哭此乃一時權變也今者予不親哭與辛
巳事似異而大臣之議予亦不能更辨事已誤矣將來之事則
當察而爲之 ○領議政李浚慶等議臣等謹按禮文又考 祖
宗朝舊例則五禮儀三日而除又曰每朝舉臨著於成服三日

而除之則其間只是一朝何必曰每朝且宣德 皇帝正德
皇帝之喪皆盡三日第四日除之禮曹之意若於三日內除之
則似涉只服二日故以第四日啓之此乃循 祖宗舊例而爲
之也憲府玉堂之論亦合於禮若於十六日曉頭除服則合於
三日之制而亦無第四日除服之嫌令該曹參酌舊例趂早擇
時以啓何如答曰觀此議與古例則自古皆盡三日第四日除
之 祖宗朝參酌禮文豈偶然計而如是哉古例亦不可不從
十六日早朝除服爲當浚慶等仍啓曰擧哀之日適承下問辛
巳年 中廟爲慈殿在上不敢出哭今雖少異於辛巳之例而
懿殿亦方在上不可差等於其間而 上候又在違豫之中若
發哀哭泣則恐妨調護之道故率爾議啓今者玉堂據禮是正
其意甚美自覺理屈不知所喻然臨哀不哭一時之權宜禮文
所載萬世之大經若遇平常無事之時則豈有苟且違禮之失
乎傳曰知道

史臣曰 成廟遭憲宗之喪以有 兩殿而不哭 中廟於

武宗之崩亦為 貞顯因而遵之故 上以此訪諸大臣而且以有問為辭大臣等徒以區別 兩殿為難而猶請不哭初不討臣遇君喪為私親而不哭之非禮也雖 諉以時之變遷而實無定見故玉堂上劄其言既 是則不可再誤而既覺之後又為之辭文遂前非使國大禮終始皆缺誠為可 歎且 成廟之時 上不欲成禮而自下強之故其禮甚略今則自 上有終始遵禮之意而不能將順以濟厥美重可惜也

○以議政府舍人金添慶為問禮官○四方沈霧○平安道平壤地震三和雷動

辛未 上行舉臨禮○弘文館副提學朴應男等上劄曰五禮儀為 皇帝喪除服儀三日而除之意臣等於昨日劄中已無啓之無復可論竊觀廷議以每朝為據將以第四日除服臣等竊惑焉成服後翌日之朝舉臨又翌日之朝舉臨至於日暮而後除則與程子請盡今日之意合而每朝之文初不相碍也況三日而除云者與傳所謂五月而葬七月而葬者其文義相類而

中朝為大行皇帝喪事目有二十七日而除云者亦然若以三日內除者為涉只服二日必待第四日除之則所謂五月七月而葬者其退於六月八月二十七日而除者其退於二十八日乎且十三日成服而十六日曉頭除服則乃加一日之數謂無四日除服之嫌者臣等未之知也凡喪服一依禮文不可有所進退於其間也自常情觀之禮過於厚者雖愈於薄其為失禮則均也臣等俱以無狀待罪論思之地非敢彊執已見貳於廷議國家大禮一失其宜則非但有憾於一時亦恐襲誤於後世區區之誠不敢有隱答曰將此除服一事連日強辨不已欲使一大禮得中玉堂之意雖似美而予以不斂不能審此間可否也昨日廷議已定之矣〕以左議政李蓂判中樞府事丁應斗為碧蹄迎慰使吏曹判書朴永俊為開城府迎慰使知中樞府事閔箕為黃州迎慰使兵曹參判吳祥為平壤迎慰使戶曹參判尹毅中為安州迎慰使行上護軍尹鉉不喜奔競性無忮害遇事勤幹亦有文華然過於怯懦吝而營業為義州迎慰使行大護軍丁胤禧應斗之子持身過恭而性實輕

淺方李樑之媢嫉有潛翹之迹銓曹完席之議其妹夫尹仁涵雖傳于一家而淺之者亂稱云以此爲公論所斥爲都
司宣慰使○四方沉霧日暈
壬申寅時上行除服禮如儀○管押使李洪男復命仍書啓曰去
壬戌年間河南地方有一姓郭者獻其女子 皇帝其女年纔
十四非但姿色絶美才技脫凡書法尤奇 皇帝所以齋醮破
戒爲難且置宮中稍稍昵近齋醮之事漸不如前今得食氣證
瘦瘁浮腫 皇帝病勢如此居中用事太監韋忠裕王賢明多有
壅蔽離間之意閣老之中亦有相爲表裏者然如首閣老徐階
吏部尙書揚博禮部尙書高儀皆有時望人皆倚重云傳曰知
道○夜月微暈
癸酉以閔箕爲刑曹判書趙廷機爲藝文館待敎金禹瑞爲京
畿水軍節度使
甲戌以李鐸爲禮曹判書朴忠元爲知中樞府事
丙子領敦寧府事沈鋼卒鋼連源之子也中癸卯進士以蔭補
活人署別坐 上卽位以 中宮之父授領敦寧府事席寵貪

養受賕市恩多占田宅聚人臧獲以自封殖然性不猜忌無忮害之心朴諄等不與林百齡姜謐百齡子溥泣訴於尹元衡轉聞于上上大怒欲加大罪密問於沈通源通源啓如上意鋼馳往救之通源以鋼意冊達于內事遂止而諄等得免刑禍鋼之妻乃李樑妹也樑席其勢驟起用事權勢赫然及鋼之子義謙登第其勢益重樑惡其軋己且知不爲公議所容與李戡等擊搏名流朝廷懍懍義謙每見樑言其不可樑欲並去義謙鋼潛通於內而囑奇大恒使論之樑等竄逐士林德之○禮曹參判李樘參議李之信以內殿舉哀儀註入啓曰此儀註則書啓矣但本曹前謄錄散失請令承政院廣考日記斟酌施行舉哀則時急之事故只以此儀註入啓畧成服則第四日爲之徐當書啓傳曰知道○夜白雲一道如氣自坤方至巽方布天良久而滅

丁丑傳曰近日館伴啓差時洪贊成暹甚合故允下矣但無他宰相可爲者乎問啓時禮曹判書李鐸以病辭蓋上難其代而有是問也吏曹啓曰洪暹合

於館伴故曾與大臣同議以啓矣今若改擇則豈無他宰相可為
者乎傳曰可合人書啓吏曹卽以閔箕宋麒壽書啓
戊寅雷動有電光地亦微動雨雹大如豆
史臣曰是日天地昏暗氣像愁慘拔書不能看字變之甚也雷
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燁燁震電不寧不令怪之極也地道
為陰而徹震如天戾氣凝聚而雨雹如豆異之至也大陽失
明如入黃昏上動下搖可驚可愕衆怪疊見莫之敢指春秋雖
每書災異而未有若此之甚也自權奸用事以來刑政之紊亂
民生之困瘁積有年紀方洩輪臺之悔遽有王候之懲羣
奸雖被退斥一凶尚在肘腋人心憂懼莫不局蹐天之示警
深矣
己卯日暈
庚辰以洪暹為禮曹判書柳墺為承政院同副承旨○禮曹判
書洪暹等啓曰前日迎接都監所啓天使支待饌品器皿豐殺大
小不得已與大臣等商議以啓移文中外且詔使之來或值禪

後禫前則接待禮貌必與平時有異此亦不可不廣考禮文及前例與大臣同議稟裁此二事尤爲緊急請於明日召大臣商確書啓傳曰如啓○傳于政院曰宗室淸平副守鎰天性誠孝持身謹愼事君事親盡其誠敬友于兄弟隣里咸慕忠孝卓異故禮曹以旌門啓下矣特加一資禮曹啓下之辭曰鎰天性誠孝持身謹愼自少事親溫凊甘旨必盡心極力友于兄弟母病危篤鎰乃嘗糞及遭喪廬於墓側一不到家歠粥三年柴毁骨立服闋更爲心喪三年誠敬如初朔望躬祭家廟得時物必先薦之爲中仁兩廟心喪三年今爲文定王后又行心喪非有非有不得已事未嘗出入終始無怠宗族隣里莫不咸慕云

暈

辛巳傳于政院曰農事不可緩也而八道之中黃海平安京畿則乃天使往來之路尤當及時其知此意早勸付種下諭于八道開城府

史臣曰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故周公之戒成王也以稼穡爲無逸之本孟子之勸齊梁也以農桑爲王道之始至於書之八政詩之七月復非所謂民事之不可緩者乎三之日于耜四之日擧趾雖平時月令固不可不急況華使將至

而有廢時失業之可慮乎 上方在不豫之中 無周公孟氏之勸戒而先念民食之艱特下播穀之 敎王省惟歲之意深且切矣

○館伴刑曹判書閔箕啓曰館伴接待詔使非但諸事重難亦有文字相酬之事故自前必擇有文之人差之而小臣自少剽竊前人科文決科場屋未嘗從事於文翰之間中年雖在書堂自欺欺君不讀一卷之書到老昏耗終爲無用之人詔使幸有卽席酬唱之事勢所難能我國素稱文獻之邦而如臣不文者爲館伴豈不爲朝廷所羞乎以禮判無館伴亦未爲無前例請下問于諸大臣更爲處置

史臣曰箕自少有才名歷敭華顯頃日見忤於李樑樑之敗後名望日重陞在六卿之列人皆慕之雖不奔走於權門不煩徵索而經營治產之心則未嘗忘之

傳曰當議于大臣○領議政李浚慶等議伏見閔箕啓辭其意懇切然以文章言之則前日大提學之缺羣議亦以此人爲可合

今豈不能與天使酬唱乎洪暹於禮判館伴皆為可當然既為禮判則事務甚多似難兼治且前者雖以禮判兼館伴考其時天使則乃閹官也豈文官詔使之比乎答曰啓意當矣刑判不可辭也○左議政李蓂右議政權轍禮曹判書洪暹參判李樘參議李之信遠接使朴忠元館伴閔箕議啓曰服色事必有古文可據請令弘文館博考然後與衆講究議定何如此非一二人率爾議定之事廣收廷議似當器皿饌品事臣等取見詳定之事目則近於太簡華人雖厭豐侈然亦不可太簡宜從舊規改其太簡令日之議大臣有未然者令禮官往議得中磨鍊何如答曰服色事自當廣考以定但見謄錄則 成廟當 貞熹王后之喪詔使出來迎勑則從權不得已以吉服為之各日宴享則以白衣為之似不無前例今者大祥前後服色亦當隨時從俗為之然於其間自 上着白衣時則朝臣以淡服見於天使當否未可知也予懷如此故言之矣考啓後更諭焉

壬午弘文館啓曰服色事博考禮文則無如此之禮不得考啓矣

傳曰此意諭于四大臣及禮曹

癸未夜流星出積卒星下入南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一二尺許色白

甲申吏曹啓曰領議政李浚慶以為徐敬德贈爵無訪但成守琛則本職六品故贈三品敬德無前職可贈六品

史臣曰但當論其學行而不當論其前職之有無浚慶此言殆失矣

傳曰其贈六品職○以尹鉉為成均館大司成金德鵾性本亢直又有治劇之才而不得顯敍人多惜之○德鵾爲人性剛直嘗奉使忤旨爲言官又爲李樑等所惡蹇躓不振至是權姧已去時論欲收用而以病尋卒物論惜之為宗簿寺正權德輿為議政府檢詳金命元為弘文館修撰金宇宏尹希吉為藝文館檢閱

乙酉日暈有兩珥暈上有背

二月丁亥朔

己丑贈花潭處士徐敬德戶曹佐郎

史臣曰追念已歿之賢至有襃贈之命自上待賢之誠似

乎盡矣而大臣不能將順美意靳於三品之贈贈之高下固
無關於其人然國家象賢之擧則不當如是也生而不能用
其才死而贈爵又不能稱其學行惜也
以盧稹為吏曹參議李仲虎為司憲府執義李山海為弘文館
副校理李戩為慶尙右道水使
壬辰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李浚慶旣出于賓廳傳曰卿於經
席懷辭重職予欲答諭而未果前於辭職之日予意盡諭而三
公任重况今多事果如卿辭然大臣進退非輕卿宜量氣善調
史臣曰不於面對時答之而追答於旣出之後君臣間言語
若是其重難則情意之不相孚無足怪矣近來論思諫諍之
臣有所啓則或答或否而未嘗聞一言問及於民之休戚政
之得失此豈無意於民與政而然哉特以言語為重難而然
也如此而欲其上下無間有懷必言蓋亦難矣
○四方沉霧
癸巳以李鐸為司憲府大司憲李訒為執義黃廷彧奇大升為

掌令韓孝友李友直爲持平權德輿爲議政府舍人○日暈

乙未日暈

丙申以朴淳天性簡古爲文清高不營產業居家淡泊爲司憲府大司憲李齊閔爲弘文館校理李仲虎爲副校理李鐸爲僉知中樞府事

丁酉上御夕講

戊戌始用隆慶年號新皇帝建元隆慶

己亥遣漢城判尹鄭宗榮進香大行皇帝刑曹參判宋贇陳慰新皇上　上傳于兩使曰嘉靖皇帝崩逝新皇帝卽位中原必多事而庶政惟新風采亦必嚴肅矣凡大小聞見之事備細來啓

庚子以成世章爲漢城府判尹鄭大年爲刑曹參判○日暈兩珥

辛丑以李海壽辛應時爲司憲府持平

甲辰上御朝講司諫金就文曰帝王之學異於文士詞章之學修己治人體用本末俱備者帝王之學也詞章之學則徒以華

藻悅人耳目無三百篇言志之義而所用力者聲律之巧拙也此乃騷人逸士之事而非帝王之學也先儒以此爲玩物喪志眞格言也昔宋高宗喜見山谷詩尹焞諫曰有何所好而見之乎焞非以此爲可廢也大抵心有所偏着則恐有喪志之害而如是云爾詩尚如此況於視聽言動之間喪志之事豈不多乎自

上所當留念也

史臣曰時 上有好詞章之習故就文及之就文是啓雖若泛言而規諷之意實寓於其中也

史臣曰就文儒者也勸帝王體用之學戒詞藻喪志之弊固是百王之龜鑑而在今日則尤爲對病之藥經幄輔養之言固當如是惜乎 上之不能悟也

○李齊閔爲司憲府持平李海壽爲弘文館修撰宋應漑爲博士

乙巳 上御朝講○日暈

丙午 上御夕講○以金命元爲司憲府持平李齊閔爲弘文館

校理

丁未 上御朝講持平辛應時曰國家用人正科出身之外門
蔭居半若不得已則初入仕門蔭之官精擇爲可而近來公道
板蕩請囑成風宰相不論賢否度其親踈而托之銓曹以此各
司初仕之官率皆庸劣之輩尸居其職而多爲下吏之所弄反爲
守令而不知牧民之爲何事各司之罷弊生民之困瘁其病根
皆在於此極爲寒心始不擇愼於初筮之時則往擬守令之際
常患乏人者理勢自然也擧爾所知古人所云宰執薦人國家元
典而其人若有犯贓敗常之事者則坐罪於謬擧 祖宗之良
法美意而今則視爲尋常以爲文具薦擧之法則雖行而謬擧
之罰則不行有勢則闒茸皆得登庸無勢則宏才無路可試各
別申明其法不肯則雖同氣而莫擧可用則雖他人而必擧觀其
材器而以公薦擧則一時人才何患於少乎 上曰初入仕擇
差之啓當矣古有薦擧法而近不見坐謬擧之罪申明可也○日徽
暈冠

戊申憲府啓曰專對之任自古所重雖在儒臣尚恐不堪以武人爲價价似爲未安且新 皇帝臨御之初親攬萬機安知或有問及於外國之事乎萬一使臣失辭則中朝之待我國輕重未必不由於此所係非輕不可不慮請尊謚使尹先智改差以文官差遣答曰如啓○日徵暈兩珥重暈上有背

己酉 宗廟提調啓曰直宿守僕宋有良昨日點入時別無疾病向曉氣絶無復生之理置廟中爲未安已令從水口曳出矣傳曰太廟守僕暴死事甚駭愕無乃有別祭耶問于禮曹○禮曹啓曰考諸謄錄則 中廟朝壬午年七月 延恩殿各色掌二名雷震死翌日 上親祭慰安今雖不如震死之可駭廟中直宿之人不病暴死亦可駭愕慰安之禮似不得已然不可獨取該曹臆見請下問大臣處之傳曰此意議于大臣斯速回啓○領議政李浚慶議伏見宗廟官員所啓守僕不意暴死深爲可駭不可謂之非變異也別祭慰安所不得已但親幸則禮涉太重遣官行祭似合於禮傳曰遣右相行慰安祭

庚戌日暈
辛亥戶曹啓曰平安道船隻禁斷之法在 祖宗朝極爲嚴重
其慮遠矣近來或因經席之啓或因臺諫之言累爲申明下諭
丁寧使之痛禁違則并推監司之意曾已行移而只隔一月復
有船隻輸運之命心甚未安如不得已而輸運則使本道監司
差員點檢勿令泛濫何如傳曰如啓
壬子 上御夕講○以趙廷機爲承政院注書李澤爲咸鏡北
道兵馬水軍節度使
癸丑 上御夕講○憲府啓曰平安一隅爲國西門其關防備
禦之重倍於他道而防備切務唯在足食自 祖宗朝禁斷舟
運不通海路者不使塞下儲峙移入於內地也其長策良法固
宜萬世之堅守而頃緣禁防一毀奸濫蜂起公私蓄積匱竭無
餘殊乖 祖宗貽謀之遠慮豈非國家後日之大患哉頃因臺
官論啓傳于政院曰平安船卜雖已禁斷內需司新本宮奴婢身貢則非如私家之物依舊舟運事言于戶曹戶曹防
啓故致此論 并停內需司船運蓋欲塞源端本以固禁斷之法也自

上洞照積弊旣賜允可至捧承傳繼閱數月又命舟輸定例等官土稅魚鹽等物臣等不勝缺望答曰自古雖禁兩界輸穀而內需之物則輸運矣今則旣禁內需之穀而此土稅等物亦禁之似乎甚矣後累啓終不允

甲寅傳于政院曰爲國之政所當務遵大體仍舊而勿喜新立也近來戶曹欲爲防奸每朔末各宮殿內人內官宣飯報料之事例爲啓下空煩公事多至於十餘張余未知其可也祖宗朝以來聖筭豈偶然該官亦豈不識防奸而頓無如此之事乎今後依舊勿爲煩文啓下事言于戶曹且近因天使雜公事犯夜出入有乖前日量時出入之意不得已時急事外常行公事則日落後勿爲出入天使出來後則勿計犯夜出入

史臣曰宮人之報料自有其數而中間之奸濫不無其弊則該曹之新請啓下之法所不獲已而曲護宮人反責該曹未知聖教之意何在是必惡該曹啓禀關西內司舟運之事以致臺官之論執故幷及於此乎且宵衣旰食以親庶政古昔帝

王之道則量時出入有乖於是矣

史臣曰該曹之欲爲防奸職任之所當然也自 上未免有偏私之念至以煩擾君心責之是豈帝王一哉之心大哉之言乎心果無私如鑑空衡平則順應萬幾自合天理豈有煩擾之患哉且以一心之微應萬事之煩所當宵衣旰食憂勤惕慮不可少有怠惰之心也而厭倦之甚有命廢政於日落之後殊非古先哲王夙夜終譽之意惜也

乙卯以李鐸爲知中樞府事許世麟爲咸鏡北道兵馬節度使李戩爲全羅道兵馬節度使徐對爲慶尚右道水軍節度使朴大立敦睦宗族不事營産凡待人接物皆致其厚爲僉知中樞府事李友閔性似開明然不能遠迹於權要怖便身圖者保爵祿罷軟之甚何足取哉爲黃海道觀察使

三月丙辰朔日暈兩暈夜流星出太微東垣入軫星狀如拳尾長二三尺許色赤

丁巳日暈

戊午傳曰方今春貧囚人多至百八十餘人斯速辨決放送

己未以鄭大年爲司憲府大司憲具思孟爲執義李墍李忠綽
爲掌令金戣黃允吉爲持平吳健爲司諫院正言朴素立爲弘
文館應教辛應時爲修撰李選麤鄙無識喜附權勢李樑方熾日走其門聽其指揮無所違忤
爲昌原府使
庚申日暈
辛酉傳曰酒之爲禍易溺難救故儀狄造酒大禹絶之 祖宗
朝明諭戒酒文 聖意深矣爲人臣者所當體奉美意適飲不
亂而我國人心徒知從欲不奉君命弊習大成不可不隨現推
治也雖平時尚可愼之况國恤三年內乎近年以來或於魂殿宣
醞或賜酒王子駙馬之時中官泥醉者或有之故自上深惡而戒之
近來則皆省飲而昨日 祔廟廳宣醞承傳色周泰文縱飲泥
醉不得復命今者大祥已迫上懷方痛國舅亦未出葬宣醞雖
似非時而但爲 祔廟重事欲成賜酒之禮也雖或強勸固當
適飲而期於泥醉頓無前日傳教之意至爲非矣推考治罪
史臣曰泰文賫宣醞往 祔廟廳縱飲泥醉不即復命不重上

命也 上沖年嗣服親宦官歲月已久馴致不遜之弊使匪敎
之豎奴曾不知天威之可畏視君上如朋輩視君上之子如隣
里之小兒故往在戊午年順懷世子入學之時以順懷啓明之資
其於動容周旋宜無不中禮而宦者朴漢宗直躬並步執其手
牽引而行使世子之中禮爲若出於已之善導有目者莫不駭
憤而漢宗乃當代功臣也人有論漢宗者則必蒙動搖功臣之
罪故莫敢誰何泰文之縱恣無忌豈無所自耶 上曾與宦寺
之輩飮則相勸射則作耦如是而欲使宦寺畏威奉命不亦難
乎非特此也每以內帑貨物私授赴京譯官多貿彩段寶玩至
使中朝人有言曰國王私貿之物宜並錄於咨文皆此輩爲其
利已而欺蔽開端致君上於有過受侮之地者也縱欲不復命
特不敬之小者也始之不謹而終雖治罪有何益乎 上天資
明睿以善導之則必不至此而李芑尹元衡利其幼沖以
上之明睿爲已之不幸殲盡忠良黨惡於宦寺宮人逢迎引導
期於失德喪志而後已二十年餘天道好還奸臣除去聖德復

明故聞有善人則思欲見之見有罪人則或命治之此亦陰陽
消長之一大機會也
○傳曰 恭懿王大妃近似未寧藥房提調明日爲始問安後
來啓○夜月暈
壬戌傳于政院曰予有微恙方爲調護而大臣今當遠赴 天
朝予欲引見賀登極使權轍城府深沈氣度嚴重服勞王事凡有邊務必主其議但周於謀身依
付元衡累長銓曹政事之間多用其言是則鄙矣副使鄭惟吉光弼之孫也氣度溫雅文詞華麗又無技害之
心但爲功名所使謂李樑可托妻兒許李樑合與文衡麤鄙極矣其召之 上遂御思政殿引
見仍賜物有差旣退命賜酒曰大臣遠赴京師平時則當親執
一盃以餞而今則非如平時以喪未畢也只於賓廳賜酒矣
甲子傳于政院曰 大妃證候彌留侍藥廳排設可也○傳于
政院曰 恭懿王大妃平時每以 仁廟族親沒爲官奴婢未
安於心而今者心熱彌留又念此事勞心太過至爲未安釋放
亂臣妻子雖似重難而 懿殿之意不可不仰慰也 仁廟族
親定屬各司及賜給功臣家者並許免賤事言于義禁府

史臣曰 仁廟外族坐廢者四十五人一朝蒙此汪恩豈但
懿殿之慰悅而已哉 仁廟在天之靈亦應默感於冥冥中
矣
史臣曰所謂亂臣者尹任柳灌柳仁淑也尹任等之所以為
亂臣者以尹任為 仁廟外舅怨懟 文定與灌仁淑同心
謀逆以此加以亂逆之罪不亦冤乎尹任之於 文定何有
怨懟之事乎原其始則以 仁廟至孝之心克讓之德常息
謂叨守東宮則只祝康寧擬待萬年安有他心而 文定素
多忌心兩宮之間常有不美之言至於激怒 中廟禪位于
仁廟嘗以大寶送于東宮 仁廟措躬無地奉大寶詣 上
殿泣涕請還僅得允可 中廟之心亦豈安哉 中廟賓天
仁廟嗣位以至孝事 文定以至愛遇 明廟不幸而疾革
又教曰先王之嫡子惟慶原大君而已仍命傳位 仁廟之
終始處之一於正而已尹任獨何有怨懟之心乎 文定先
自疑忌欲為除去之際鄭順朋李芑林百齡之徒逢迎搆捏

遂起大獄以謀危社稷而置之極刑尹任等三人為亂臣鄭
順朋等三人為功臣 仁廟在殯之時 仁廟外親不死則
奴一時之人孰不吞聲而掩泣哉 先王之玉體未冷以
先王之叔姪兄弟為奴為僕者亦何心哉有此心者真可謂
亂臣者也宦者朴漢宗亦與功臣之類以尹任之孫女為婢
傳及其養子盧益謙益謙將役之於一家 懿殿使人懇乞
則益謙致辱不許 懿殿因此未寧心熱彌留 上聞之故
有是命但不罪益謙而且無伸釋之教此日之事可謂天開
日照而尚有一陰之翳惜哉然若以尹任為亂賊則豈為
懿殿之未寧而獨釋任之妻子哉必是洞照當時之事而以
為重難故姑以此示臣民也豈非大幸哉

丙寅遣右議政權轍知中樞府事鄭惟吉如京師賀登極

丁卯傳于政院曰 大妃證候彌留山川廟社依前行禱事言
于禮曹時推流以下依乙丑年（文定王后未寧時也）例疏放事言于義禁
府等○傳于政院曰 大妃有教領議政李浚慶領中樞府事沈通

源左議政李箕禮曹三堂上判書洪虛參判李楗參議李之信可即捨之俄而自
大妃殿下懿旨諺字也史臣記之以文浚慶等曰如我薄福無德之人苟
國厚恩以大妃多年享榮而今偶得病將至不起餘恨則無但
平生望 主上聖子之誕欲聞其吉音而薄福已甚病至如此予
心罔極只祝萬歲太平聖子速誕而已耳 主上豈可為予服
喪必有禮文朝廷當自處置予心未安欲使預知故如是下示耳
且治予之喪亦當勿拘禮制務從簡略天使亦將出來多事之
時其可為我從厚乎乙巳之人罪當甘受而得蒙分外之恩罔
知所達只祝聖子速誕而已

史臣曰 仁宗大王我東方一聖人也孝友出於天性而
懿殿之淑慎真君子之逑故一國臣民將見富家之吉而無則
百斯男之慶有九疑莫攀之慟二十年來所恃者惟是聖胤
之誕望其吉音日復日日而偶爾遘疾將恐不起乃降遺旨
始恨錫胤之遲終祝誕生之速以聖嗣終始之其有得於
仁廟之孝友者深矣奉 懿殿之旨思 仁廟之心則有淚

迸不忍見者矣

李浚慶等啓曰 懿旨丁寧臣等不可獨見敢入啓答曰予覩

懿旨甚未安凡事一依 懿旨可也浚慶等啓曰下教曰一依

懿旨臣等竊伏思之喪禮 一事所關非輕似不可容易處之請

令弘文館禮官博考歷代喪禮且令政院遍考 祖宗朝舊例

然後更議處之雖曰有 懿教遽議喪禮深為未安然此等禮

文講究不預則倉卒難處故敢啓

史臣曰為人後者為之子 上為 仁廟之後則 上於 仁

廟有父子之義故既服 仁廟之喪矣何獨於 懿殿之喪

有更議之事乎當丁未附廟之時使 仁廟不得躋享於

文昭其時必有一般邪議故今乃有此更議喪禮之請瞻望

孝陵可為痛哭是日之議李蓂以左議政在坐而力言其非

禮至以宋皇后不成喪為喻洪暹以禮官之長亦諷其不可

浚慶不聽而強稟甚可惜也

答曰啓意當矣予欲考見前例先議喪禮極為未安故況諭一

依懿旨而已令弘文館 禮官斯速博考歷代兄王妃喪禮政
院亦速遍考 祖宗朝舊例如 安順王妃(睿宗大王妃韓氏)時事並
考書啓

史臣曰懿旨纔下遽議喪禮非徒遽議之不可又未知所
議者何禮歟為之後者為之子故春秋以為魯僖公當父視
閔公上之於 仁廟有繼統之重則 上非 仁廟之後
乎父視 仁廟則其於懿殿有子道焉雖至大故先王制禮行
之已久人孰不知而預為博 考乎 懿旨中豈可服喪之語
則實是要護 聖躬而不暇念一定之制也為臣子者豈可
以此而遽有議喪之心乎洗諭以一依 懿旨 亦是苟且之
教則為大臣者所當告以為後為子禀以一定之制而博考
之請反出於大臣之議其不知春秋之義大矣不知君臣父
子之義甚矣

戊辰政院啓曰今考恭靖大王妃定安王妃喪禮初喪日記
則遺失葬後日記則雖存而所録踈漏無喪禮可考之處矣

安順王妃喪禮則已盡考抄而昨日有先議喪禮極為未安之
教臣等亦為未安敢稟傳曰知道 安順王妃事與此不同矣
然既為考抄書啓可也○弘文館副提學朴應男等上劄曰臣
等伏見昨日喪禮博考之教此雖出於大臣之議臣等竊以為
不可 懿殿時方在御而遽議喪禮非但有駭於見聞豫凶非
禮之譏恐未免於後世也況帝王有國兄弟相及既有繼統之
重則凡干禮文自有定制不待博考而後知也有何倉卒難處
之慮乎伏願 殿下省念焉荅曰昨日 懿殿證候似重而大
臣請考古例故從之矣今則 玉候似不如初不可議凶事也
勿考舊例
己巳憲府啓曰前日 懿殿封下諺書自 上有他餘事一依
懿旨之教而回啓之時雖與大臣同議 懿殿在御臣子不可
輕議喪制而掌禮之官不念豫凶之非禮敢以博考喪禮啓請
以駭群情其為無謂甚矣請禮曹堂上並命罷職政院居喉舌
重地凡出納之際所當十分詳慎近來專不察任方 懿殿

在御之時有愽考喪禮之請禮官則固有罪矣至於考啓之命下于政院則當以不可之意卽爲啓達而翌日之晩遍考日記然後始稟其未安出納之意果安在哉都承旨李陽元以下左承旨黃琳右承旨尹斗壽左副承旨朴好元右副承旨張士重同副承旨柳塤請並命罷職答曰禮曹三堂上六承旨並遞之罷職則似過故不允○以李鐸峻爽雄偉爲世所推待人寬和而人皆敬畏治事淵略而事無不理頃去權奸此人之力居多爲禮曹判書姜士尙爲禮曹參判任鼎臣爲禮曹參議成義國爲承政院都承旨朴應男爲左承旨朴謹元爲右承旨李拭爲左副承旨洪仁慶爲右副承旨崔顒爲同副承旨朴淳爲弘文館副提學丁胤禧籍父兄之蔭有文翰之名驟歷華顯亦已濫矣反肆無厭務悅權奸其妹夫尹仁涵爲吏曹郞官時以完席之言說與胤禧而稽也卽傳於李樑幾陷士林其用心邪媚如此小技雖精外貌雖恭不足觀也爲長湍府使

庚午領議政李浚慶領中樞府事沈通源左議政李蓂啓曰前日承奉懿旨仍承傳教不勝悲感之情荒謬茫然妄自過計欲考歷代事例至於啓達今者玉堂論劄憲府彈駁其失皆由臣等妄量罪犯深重不可在職況承旨禮官皆曰見遞臣等不可靦然冒處具瞻

之地請遞本職答曰國家大事君相當主議定之卿等之啓予未知
至於有失也且卿等雖啓之予宜答之以姑停而輕許之予亦失處
乎心不寧宜勿辭
史臣曰凡國家大事君相當主其議而主其議則可也定其議
則不可何則一時之議有正有不正君相主議而所主者不正之
議則不可任其主議而委國事於不正之地也 懿殿之疾雖曰
彌留而時方在御還議喪禮此臣子之所不可忍爲者也主此
不正之議定此莫大之事則非但背先王制禮亦多貽弊於後世
矣李浚慶等旣失於初而今承君相定議之教又無可否而退
今日以後則國家大事不論正不正而皆定於君相之議其咎
有所歸矣
○禮曹判書李鐸辭職答曰國家擇人固非不精而予未能知人
公卿百執事之列或未免不能精擇國事徒爲騷擾予常未便今
當多事之時春官之職十分擇授卿宜勿辭
史臣曰頃者戶曹判書俞絳以關西海路之事持難啓稟而

臺諫因以論執則上乃不允而仍有該曹不畏君上事參
騷擾之教今之答李鐸之辭乃曰或不能精擇公卿國事
騷擾則所謂騷擾者豈指俞絳耶海路一開西土將空則掌
錢穀任度支者其可將順而不為持難乎以此而為騷擾以
此而為不擇公卿則必容悅而事君人者可膺今日之擇矣
人君好惡一出於私則所係甚重可不謹哉

○月有食之

壬申傳曰近有旱徵修溝壑淨阡陌審理冤獄掩骼埋胔事為
先行之○日暈夜月暈

甲戌諫院啓曰近來邊將多不得人不思備禦之策惟知罪責之
苟避雖有逢賊被擄之事亦必謀匿其跡不以實聞者比比有
之至為寒心頃在二月之初南陽居人六十餘名因煑鹽取薪於
德物島而唐倭未辨之賊掩其不意至於奪其船而投置其人
於島中其人等偶逢過去之船僅得生還其不被殺害者幸也
其時水使鄭亨國非徒不即追捕恐喝傳播之人使不得發言

極爲駭愕請命禁府推鞫以定其罪答曰如啓

乙亥以洪暹（事親致孝居家行簡熟讀禮文且多才華但累見推沮臨老改轍頗有容悅之態固已陋矣而又使其孽產作遠族螟蛉而取其財帑以爵其不成得亦甚矣）爲議政府左贊成尹斗壽爲刑曹參議李陽元爲兵曹參知朴素立（柔而有立取信朋儕）爲弘文館直提學金添慶（不能隨於人不撓屈於勢）爲弘文館副應敎韓孝友（恥惡衣惡食又不恥貧肩諂笑何足與議也）爲兵曹正郞金命元爲弘文館副修撰○初昏白雲一道如氣自乾方指巽方長可疋布漸移巽方良久乃滅

丙子日暈

丁丑上詣 文德殿行晝茶禮夕上食

己卯四方沈霧日暈冠兩珥

庚辰以成世章（性本溫雅心無忮害但結好權奸連姻戚里前爲咸鏡道監司使其妻餽餞於李樑之妻旣赴之後因緣韓景祿之家每有私獻如此而曾忝廉謹之選不亦愧乎）爲戶曹判書陳寔（遇事剛果不撓於人）（時論多之但稍有不謹之誚且立高大之屋清議少之）爲兵曹參知李陽元爲司諫院大司諫朴素立爲弘文館直提學俞絳（氣象倔健匪解於職事且達邊務嘗爲咸鏡監司多行不謹之事物論譁然）爲知中樞府事

壬午諫院啓曰祔廟之事一國之大慶孰不欲仰觀盛儀但華使將至國家多事公私且竭文具之事不必盡擧館學諸生老人妓生等爲辨歌謠徵索閭閻甚似騷擾請只令奉軸歌謠之軸勿爲結綵以除民間一分之弊答曰近年以來徒計小弊專廢古事大妨國體祔廟之禮一國重事不可輕論不允

史臣曰歌謠結綵之設非關祔廟之禮只是爲　聖躬頌美之事則當此民生困悴之時所當除得一分之弊而反以省減爲大妨國體而謂宜盡擧盛儀臣未知此事之係關國體也儒生老人之結綵已非禮經之所載而娼妓雜戲尤不宜一接於君人之眼也則未亦知此事始於何時而出於何義耶而况華使將至國家多事公私之竭未有甚於此時者耶

○白雲一道出西方至巽方如匹練橫布良久乃滅日暈

癸未黃海道觀察使李友閔處事精詳但妄悅李樑潛拜樑通同列之言士論鄙之傳曰詔使將來列邑守令有緩慢措置或憑藉作弊者宜啓聞重論而各邑民生必多瘦困蘇復之策亦爲馳啓

甲申夜巽方南方坤方乾方如火氣

四月丙戌朔上詣文德殿於朔祭兼行別祭仍行朝上食○上命賞賜文德殿入番宗親內官參奉及執役賤隷等有差資級馬匹弓子衣服等物也

丁亥以眉壽為崇憲大夫永川君仁為中義大夫義泉君碩壽為明善大夫扶安都正佩為明善大夫青源都正此四人文德殿三年內入番宗親也昨日上親行別祭而有此人等賞加之命盧禛為淸洪道觀察使陳寔為吏曹參議朴大立為兵曹參知洪天民稟性透踈處身恬靜斯可取也但有罷軟之病惜也為刑曹參議李陽元為承政院都承旨黃琳為左承旨尹斗壽為右承旨朴好元為左副承旨柳㙉為右副承旨金繼輝為司諫院大司諫

戊子夜巽方坤方如火氣流星出天津星入室星下狀如梨尾長三四尺許色赤

辛卯上詣文德殿行夕上食齋宿于崇文堂

壬辰上詣文德殿行大祥祭仍行朝上食晝茶禮○上命

賞賜泰陵守陵官侍陵官叅奉及執役賤隷等有差（賞級鞍馬衣服等物）
也
癸巳憲府啓曰人臣雖有駿奔祇役之勞乃其職分內事賞之
以物而不得其當則猶為不可況爵命朝廷公器尤不宜濫施
也豈可以緣一時之情而有所僭施乎守陵官柳潜（才識凡庸所行貪鄙日事
生業不顧廉恥）非徒受賞過於常例而再期之內三受重加文德殿
入番宗親永川君眉壽義泉君仁扶安正碩壽青原副正侃海
豐副正者雖有輪次入番之微勞便蕃賞與亦足以酬之而又
以重加賞之內官南世敬朴邑金瓚朴連祖鄭元倫亦以微勞
皆受重加凡此爵賞極為猥濫物情皆以為未便請柳潜以下
賞加並命改正 泰陵叅奉柳自新沈渾六品陞叙事傳教矣
考之前 例王后喪則止授七品而今者特授叅上之職與
大王喪叅奉無別非徒官爵猥濫揆之事理亦為未安請還收
成命副護軍任尹（稟性詖險行事庸鄙兄弟之間亦有鬩牆之失）以前日主之故至
受賞加其遞楊州已經累朔與朴基終始在任有異固不可授

例進賞況嘉善重加乃是宰相之職尤不可輕授非人請亟命
改正答曰 文定王妃喪一依大王例爲之而獨於論賞以 王
妃例爲之乎守侍陵官參奉等事固不可輕論而 宗親及官官
等事依 貞顯王妃時前例爲之亦不可論也任尹遞任未久
不可不賞並不允後只命改柳潛南世敬朴連祖鄭元倫朴思
叉參奉等賞餘終不允○諫院亦啓任尹賞加事依允○以柳
潛爲漢城府判尹
史臣曰柳潛爲泰陵守陵官故特命注擬以授判尹 上
之爲先后酬勞之意則至矣但潛是一種鄙夫平生所行
無非貪瀆之事性又陰險徵索於人少不如意則輒爲之中
毒自爲守陵官以後殊不知臣職之當爲而自恃 上寵益
肆無忌今又爲訟官之長其受賂鬻訟豈有極哉今日之政
得一盜臣可謂不幸之大者也
以李拭爲江原道觀察使奇大升學問淵博文章浚越知名當世但主張論議有好勝之病
爲議政府舍人

乙未遣僉知中樞府事李英賢如京師賀尊謚○傳于李英賢曰中路若聞天使先聲從速馳啓○日暈

丙申夜流星出亢星下入翼星下狀如瓶尾赤如炬熛火月暈

丁酉傳于政院曰來二十二日中宮率德嬪親祭于文德殿祭文令知製教用意製進○京畿監司朴啓賢（忠元之子氣岸放蕩且有才華但麤鄙近利駁雜無實時論賤之）啓曰臣巡歷高陽坡州交河豐德長湍積城麻田朔寧漣川楊州楊根驪州審視農事則經春及夏久無雨澤川井枯涸雖有驟雨凄風大吹旋即乾燥土脈堅硬耕耨不易已耕種處亦未立苗兩麥農糧所關而秀而不實或有焦萎之處近日若不得雨則無望西成至為悶慮但所經村落時無匱食之告而道路亦無望哺之人矣（啓賢巡列邑入京肅拜之自上有所問故啓之）

史臣曰咨訪使臣之大務為啓賢者所當體 上軫念廉訪民間疾苦而還京之日只以馳驅之際原濕之見仰塞下問曰無告匱望哺之人則其於觀民之任何如也自不擇守令之後臨民者不但不恤其民而民有告匱望哺於使臣者則

自恐罪責之及已反虐其民無異訴已之饑故已匱而莫敢告欲哺而無處望矣華使將來凡百措為多出於民則民間空乏今必倍之而如啓賢所啓則民有餘粟矣其為失豈不大哉

○日暈夜月暈

戊戌禮曹啓曰 中宮率德嬪親祭 文德殿時以黑儀仗磨鍊以啓事有教矣但無前例可以為據者自曹擅定為難請下議于大臣定之○李浚慶議 中宮親祭乃是別例之舉考諸前古之例及我朝儀註則皆無可據況喪中出幸尤為稀罕衛從儀物未知何為而可合於禮也但臣之蒙昧之見寧守經正之禮也大內壓尊之地則從權變禮矣至於出幸之際別無壓尊之事而遽變喪制似非示民重喪紀之道也沈通源議自上過祥祭之後服色儀仗已從半吉之禮 中殿於壓尊之處則宜從變禮至於 文德殿出幸時無壓尊之事而 中殿用素德嬪用黑所見異常小臣愚蒙未知的當裁自 宸衷使合

禮制何如

史臣曰下議于大臣者臨大事而不宜獨斷故將以咨決於輔弼之人也君曰裁自 宸衷則無益於下議而將焉用彼相哉自 上每教之曰命令當出於上則今之下議亦已章矣通源不斷其可而乃勸 宸斷將以導君上於自用之地此亦罪之大者

李賞議 中殿出宰之時別無壓尊之事而遽變喪禮似為未安自 上儀仗已用黑色而 中殿用素亦為未便未知何為而可當也事勢極難 中殿親行之事自 上斟酌何如傳曰觀此議各異予意商量則中宮當以素儀仗出還

庚子傳于政院曰中宮親祭於 魂殿出於不得已而非日之議各異故素儀仗行路事言之矣今更思則中宮方遭父喪應乘素輦但光化門內則 文昭延恩兩殿壓尊敦化門內則 文德殿壓尊其閒行路乃是國都通衢非宮中私路壓尊之意亦在於其中也予意中宮以素服乘黑輦至享所變服行禮甚

合事宜此意言于禮兵曹○諫院啓曰臣等伏見　中殿親祭
文德殿之教實出於哀慕之情在誠孝固不可遏但禮不可沿
情而直行先王制禮不可少有逾越也禮莫重於祀事而禮無
王后專祭之文盖所以致嚴於祭禮而其無專祭之義亦可知
矣我朝㕘酌古今之宜撰定儀註以有一王之法亦無謁見陵
廟之禮若以一時之情斷然行祭則竊恐廢先王之禮而開後
世之弊也情雖無窮禮則有防請停　中宮親祭之命答曰中
宮之親祭雖無其禮罔極之情在所不已亦豈無權道乎去乙
丑冬將爲親祭而有故停之今又停之則涉於再欺在天之靈
尤極哀痛故不允後累啓依允○以朴漘爲司憲府大司憲漘爲
人天資溫潤性禀英明體至弱而心堅于鐵不以權勢而有所
撓屈不以禍福而有所摧沮遇事敢言言皆鯁直是以論思玉
堂裨益不以出入臺閣建明
亦多漘故右尹祐之子也金添慶性端重未嘗撓屈於人
日金汝孚等朋奸排陷金
乱金弘度之時不爲
詭隨其所守可知爲執義奇大升韓孝友爲掌令鄭惟一蔡
蘭宗爲持平陳寔爲弘文館副提學寔宇之弟也性慷慨奮發
言論風采多可觀者痛兄
死於非命年十九詣闕上疏請復兄讐盖金安老初敗時也識
者知其非凡才也中爲李樑所擠出守定州至是復入東院與

玉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時論多之

癸卯弘文館副提學陳寔等上箚曰伏以天不違人災必有召遇災修省務在盡誠徒事虛文不足以弭譴懋敬厥德斯可以格天然而所謂敬德者非齋心畏惕無所猷爲而已也其必戒謹於心術之微省察於政事之際無使一念一事上戾於天意下咈於人心然後災可弭而祥可致矣臣等伏見近來驕陽爲虐歷時愈酷土脉枯燥播種已失自京而外無不皆然況詔使將至民勞方極而加之以饑饉則溝壑之塡所不忍言靡愛牲幣虔禱殆徧文具之施可謂勤矣而密雲易散微雨旋霽臣等未知 殿下應天之實抑有所未至而然耶以輟經幄雖因調攝而深宮清燕之中況潛涵養之功或有間斷則 殿下好學之誠恐未盡也虛已受人聽之弗咈而憂國慮遠之論指言李浚慶疏和病切時之言指言近日封章及經席啓辭尚多留難則 殿下從諫之誠恐未盡也好善不倦賢非不進而猶恐任用之未必專情意之未盡乎則 殿下進賢之誠無乃未篤乎惡惡不疑邪非不去

而猶恐痛嫉之心久而或弛覬覦之路辜而漸開李㙫戚里之人盧有貴緣久漸攻云則　殿下去邪之誠其能克終乎今茲數者無非君德之累而非譖　殿下必有此也然而殿下所當警念者無過於此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豈非格天弭災之一大本乎且以庶攻之間少有疵纇終累大德而恩命之濫謬加於職分之勞指柳瞀等賞加信賞之道恐不如此而況王后專祭古無其制釋褒從權大妨於禮　中殿之親祭雖出於孝思之罔極而舉而不法後將何觀儆有　祖宗朝一時之舉而非今日所宜取法者也大抵敬天之怒不必以某事應某災凡所以反躬修飭靡所不用其誠而舉措得宜務必協順輿情則仁愛之天豈有不格之理乎伏願　殿下留神焉答曰觀此劄論予盍嘉納首夏之月久有旱氣此實由予否德之致徒切兢惶自責而已予於近日連有不安之氣今年非如平時前頭有附太廟附原廟大禮而亦有詔使接待重事久調平安然後可堪行禮故姑輟經幄也恩命則在予量處而聽言之道當辨是非不可事事從之也中宮親

祭已命停之矣劉辭當留意焉

史臣曰玉堂劉中恐進賢之不篤去邪之不終此實防微杜漸之意也當是時也權奸雖斥存者居多羣賢雖擧至者庶幾而已斥之人似有希望之幾云劉中所言其旨微矣

甲辰禮曹啓曰今年旱災正當播種之時而芒種之節入於明日已無西成之望罔不憫迫祈禱之事不可不亟擧如閉門還市勿擊皮鼓等事亦速擧行且如此災迫之時則前有遣大臣祭宗社遣重臣及內臣分禱之禮今依此例爲之亦何如傳曰春塘臺池邊蜥蜴祈雨則來二十一日盲巫童子祈雨則來二十五日爲之別遣大臣祭 宗社遣重臣及內臣分禱之禮則其速行之景福宮蜥蜴祈雨閉門還市勿擊皮鼓等事姑觀日候當次次爲之不可一時盡行也

乙巳傳于政廳曰頃日之政讀書堂官員使勿擬臺諫者無他意也乃重賜暇也以後望觀之則黃廷彧(時爲成均館司藝)韓孝友(時爲工曹正郎)並爲注擬此人俱非不合於臺諫而當初分入兩望可也不行君

命而敢擬可乎○以朴應男立志堅確不附權要以靜自守士論多之爲吏曹參議具
思孟爲議政府舍人鄭惟一爲吏曹佐郎李海壽爲司憲府持
平黃廷彧爲弘文館副修撰具鳳齡性質實博學多聞趙惟誠爲司諫院
正言○日暈
丁未日暈夜流星出織女星下入艮方狀如拳尾長二三尺許
色白
戊申日暈
己酉諫院啓曰今年旱乾自春徂夏牟麥既已無成晩種尚未
入土今雖得雨固無有年之望災害至此而上下恬然略無修
省之意極爲寒心如避殿減膳等事雖涉於文具其於敬天勤
民之事亦不可闕也請命擧行國儲虛竭未有甚於此時而今
年農事亦必不熟加以接待華使公私儲蓄想應蕩盡來歲民
生誠爲可慮不可不預爲措置以備萬一雖經常支用固當務
從儉約至於內用之物賞與之恩或有一時前例而如此匱竭
之時尤不可少有濫費凡干浮費請一切裁減答曰凡事自有次

序亦有輕重不可煩論而自上亦不可輕易處之事也近日旱徵漸熾避殿減膳非不知之而在前旱災之時初夏避殿罕有之故欲加觀日候為之矣祈雨時未畢行而前頭多有大禮輕變似難當議于禮官處之安過國恤國之重事賞與之物自有前例不可以災而廢也

史臣曰凡事固有次序固有輕重而若不知某事當先某事當後輕者某事重者某事則其於行事必有大乖矣 上意則以遍行祈禱為先避殿減膳為後而重其前頭大禮輕其消弭災變也有祈於神必致其懇則當先責其身以示丁寧之意豈可待行禱之畢而始行避殿之舉耶災迫飢饉民皆餓殍則社稷將不得保其何計前頭大禮而忽其修省之道耶降御損膳而大禮之前天若應之旱變為霖則殿當自復天雖不應而不敢廢大禮則臨時必有權道而諉以將來之大禮不救已迫之天災其不知輕重甚矣

傳于政院曰今年非如無事之時前頭多有大禮避殿減膳之事

何以處之大禮臨迫則可以復殿乎禮官商量以啓○日暈夜月暈
庚戌禮曹啓曰避殿之事自曹擅便回啓似爲未安請下議于大臣答曰避殿減膳文具之事而亦涉重大故雖平時必先有上命而爲之况今年多事之時乎傳于政院曰將此禮曹啓辭召傳教之意分遣史官收議于領相李浚慶左相李蓂領中樞府事沈通源○李浚慶等議今年旱災比古雖似不甚然今年節早芒種已過今雖得雨萬無成熟之理臣等曾亦以此爲憫今禮官啓達矣避殿減膳俱是末節似不可以此而能格天心然遇災修省之誠非發於文爲無以示其外也姑依諫官所啓從禮文爲之而至臨大禮相時復殿似爲無妨沈通源議凡遇災變自上修省之道宜無所不至况今旱災切迫避殿減膳固當速行但歷觀前例處誠祈雨至於遷市閉門猶不得雨則不忍安然御正殿享八珍故有上命乃行也今則祈雨節次尚未畢行姑待日候爲之未晩傳曰觀此議得皆當而領府事議尤當降

御損膳乃人君罪已之事當出於上命予雖不敏加觀日候量時處之

史臣曰避殿減膳雖涉重大天降旱災固是重大則不可謂重大而不卽舉行也況避殿元非重大之事乎有命乃行設有前例有災不弭已爲切迫則不可待上命而不爲啓請也況有命乃行初非美事乎今者 上之答諫官已有不樂之辭而通源之議避殿又多逢迎之意區區之文具並不欲舉行如是而望其災轉豈不難哉通源之作孽足以召災則免受弘羊之罪幸矣而反沮修省之舉其爲無狀果可謂極矣

史臣曰文具一事有何難處之勢而至議于三大臣耶通源逢迎承順以爲加觀日候爲之未晚可見其邪媚之心術矣而 上亦以其議爲當其厭直好諛亦可見矣

○以元混爲崇政大夫兵曹判書金鎧居家行簡處事過剛但流於苛刻反以害事且曾上疏勸 上調疾於深宮若能憂 上之疾則當告以理明欲盡自然和平之妙而乃勸深居將使賢士大夫不得近而元衡專用事於外則非徒無益於調疾而反病其聰明之德矣罪難辭也爲刑曹判書朴忠元性欠剛介貧近

禮部曾經丁酉擢奸奴賴婢廢無所不至而假威籍勢多行御臆得罪士林文章小技不足觀也為工曹判書俞絳為漢城府判尹李陽元為嘉善大夫承政院都承旨李齊閔為吏曹正郎李山海天資秀異才藝夙成五歲能作大字名振一國登第後復以才行有重望為弘文館校理黃廷彧為副校理金命元為修撰李墍稟性透踈恬靜自守為副修撰閔箕柳潛為知中樞府事○憲府啓曰近者 懿殿未寧設侍藥廳曾未幾日 玉體向安承旨李陽元則遞宿數日被論遞去提調元混直宿侍藥不過旬日其間豈有一毫可紀功勞乎如此循例隨叅之事皆指為功勞而輒授重加倘有大於此者則更加何賞乎論賞太濫物情極為未便請元混李陽元加資並命改正醫官延壽聃備員諸醫之列初無議藥特別之效而以微賤之人至敘東班亦極未便請還收成命

史臣曰侍藥數日得授重加太抵濫矣而陽元之陞授尤為猥濫當 懿殿疾極之日因議喪禮被論遞免直宿不過數日而又急於嫁女不為專意侍藥而往來于家可罪而不可賞者也

史臣曰我國自妾子許通之後區區之名分並委於地當初妾子許通之時非但尹元衡也如尚震者亦逢迎順從托之以立賢無方使 祖宗朝大防一朝大壞自是以後妾子以醫譯雜職爲賤不可居乃爲東班叙用之計百般干請冒屬內醫之局國家不幸藥廳累設必在御醫之列者論功除官故無狀之徒至於幸君上之有疾豈不痛哉

答曰予雖不敏行賞之際常參酌前例施之而但喜 懿殿之易安不計日數之多寡也兵判非不合於崇政而都承旨亦非不合於腰金者也豈可徒論適庶乎延壽聃事以在御醫之列則自古例還東班況今論賞之日乎並不允以啓依允

壬子領議政李浚慶等以旱災再辭不允

史臣曰變不虛生災不妄作必有人爲感之而不知所以消之則其國豈不危哉古之時則凡遇災變其君必曰我不能欽若昊天而致此災也則可不思所以欽若乎其相必曰我不能燮理陰陽而召此災也則不可思所以燮理乎不徒曰

我所召致而必去召致之根故天必格而災必弭矣近年以
來闕政尙多乖氣猶存則天降災異理所必至而上下恬然
不知恐懼修省之道至於降御撤膳文具之末也而亦不卽
擧行是有餘於召致而不足於消弭也君臣相謂曰此災也
我所召致則此果應之以實乎如欲應之以實則君臣上下
交修不遠上以欽若之道訪于下下以消弭之方獻於上無
虛僞而予剛斷然後天人之際有相感之效矣不此之思而
上曰由予否德下曰實由臣等而已則不過引咎塞責之事
此豈君臣開至誠相孚格天弭災之道乎惜哉
○諫院啓元混李陽元及延壽聃事又啓曰國儲虛竭而恩賞
太濫物情固以爲未便無功而受賞則他日顯有功勞者將無
以施賞矣馬匹之錫至於官爵不可濫用而賜給之數多至五
十餘匹物情尤以爲未便祭官內官賜給馬匹請命裁減答曰
憲府之啓已爲不可而何至於兩司論啓乎爲上之事故不允賞
馬裁減亦未知其果當也馬則可惜而君命可輕乎然當量減矣

史臣曰施賞罰者君上也論賞罰之當否者臺諫也施之不失則固無可論而施既失當則豈可謂上有施之之權而下不察論之之任乎近者賞與大濫施既失當致有臺諫之論亦異於識弊矜愛頻笑之意而其答臺諫或以爲賞罰當出於上或以爲搖君心或以爲輕君命然則賞無功罰無罪而亦不可論耶賞罰失當而終至難處之地則上心果不搖乎賞罰既輕君命亦輕則欲重賞罰者所以重君命也臺諫之論欲其不搖上心重其君命而上自搖之上自輕之惜哉

甲寅以金億齡爲弘文館副應教黃廷彧爲副校理宋應漑（獻壽之子也爲人恭遜處事縝密但平生無學長於模稜身謀之外不知有他事不可與事君者也）爲副修撰○日暈

五月乙卯朔日暈

丙辰遣僉知中樞府事洪春年如京師賀冊 皇后○古阜郡守鄭復始上疏其略曰儲副者國之本也國本不定則人心疑懼而國勢不重伏見 殿下春秋甚富方來之慶振振無巳而

尚且東宮久曠遲延有年一國臣庶孰不悶慮 殿下何不為
長遠之謀出萬全之計簡選宗英養置宮中使之早結恩愛情
意感通密侍左右服習觀法而默加睿察以試可否乎若聖
嗣誕生則謳歌獄訟自有所歸豈有所難處於其間哉又曰頃
自以來羣陰消盡庶政維新而勳名宿退之賢屢下懇切之辭
又敦修行之士至有乘傳之命嬰疾而問之以御醫追爵而加
之於既骨雖古之聘尹求說蔑以加矣第以巖台輔經綸之材
任之以文衡之一事非其稱也況一辭不至而經年不為之所
至於華使之來命名以文人之列是可謂 殿下之任用盡其
誠乎舉一生藏修之士滯之於卑微之一官鸞栖枳棘而有牛
刀割雞之歎一就不留而無復有意於白駒之縶是可謂 殿
下之用賢盡其誠乎又曰伏見 殿下頃因天譴特敷疵政之
由其條有曰冤枉宜伸而或有所未解耶 殿下之念及此此
實弭災之本也無辜之人庶見伸理矣頃在老賊專政之時奸
邪竊弄之日妨賢病國羅織士類因疑似之事成貝錦之罪或

稱領袖或稱羽翼或見忤於憸人或乖張於邪論或被誣於儕
佐之搆揑或橫羅於匿名之無形名目多端俱陷禍網嗚呼以一
時小人之搆陷迄今未得見解人生強壯之年能幾何也而或
老於田里或老於謫所抱負可用之才而終歸無用之物在彼則
無復有望於斯世矣在 殿下則豈非失政之大者乎釋此即吉
之期將至則此正大霈旁流之日也而萬機之煩憂思之中 殿
下之念恐或有忘於此 殿下即位之初奸凶竊位與奪決於戚畹
威福生於呼吸屢起大獄極其慘酷探情於未形成罪於難明
網打士類鉗制縉紳舉國之人風靡波卧氣節掃地紀綱板蕩於
下 殿下孤立於上若復遲之以數年未知國勢之終何如也
殿下到今思之則豈不悚然於懷而追悔于中乎大抵君子之
治小人緩而不迫小人之害君子急而深刻故邪正勝負之際君子
多死而小人得免矣宋朝三百年不殺一朝士故其間小人之陷
君子者非一而公論之在君子者尚且不泯黨禁雖嚴而清議愈
激斯文賴以不喪吾道賴以不墜伏願 殿下留念焉傳于政院

日近來文官之輩憑藉求言假托正論妄陳雜說煩擾君心伸救亂臣動搖國法預養儲副君臣間重事國非人人輕論之事而亦爲煩疏者比比有之已爲未便觀此鄭復始之疏則多陳妄誕之言賞罰在於君上而教君赦罪使之不忘於大赦之日國家別無殺不辜之事而請勿殺士極爲駭愕予欲罪之而但已有求言之教故不爲矣

史臣曰既求其言而又欲罪之則是假求言之名而示拒諫之實也預養儲副果是重事上關 宗社下繫人心人人爲國之關無異一家之憂則人人之欲言亦是至誠而無他也所宜嘉納而反欲罪之何也伸理寃枉時論亦以爲朝廷將待時爭論而復始之疏遽動 上心甚爲失時云斯言亦謬矣如此狂戇之士不假念時之可否而先言其是非則他日朝廷之納約有所助矣豈有妨乎若以人廢言則當初亦當擇人而求言何必廣求於中外乎

丁巳以閔箕爲漢城府判尹金光軫爲開城府留守俞絳爲平

安道觀察使崔灝爲弘文館修撰

已未以任說爲漢城府判尹

史臣曰任說之不容於淸議久矣亞卿之腴猶是不稱况齒六卿之列乎 上之必欲以說爲判尹者以爲賢乎說以其子結婚於戚里有夤緣之路故 上之於說愛欲其貴而以特授爲未安則乃命銓曹使之擬望說之夤緣干進之狀難欺於見聞而上之苟且循私之政有害於難愼矣况說之臨財忘愧者爲詞訟判決之長則其鬻訟得貨何以紀極然則今日之政其可謂得人焉已乎

史臣曰說爲判尹批目一下人皆曰明日臺諫必將論啓其不合而竟無一人開口盖說連婚於沈家人畏而不敢論也當初有一臺諫欲論其不合而通簡於大憲朴淳淳以爲不可堅執不許淳亦不無牽制於沈門而然也將焉用彼大憲哉人皆笑其罷軟也

閔冀爲知中樞府事金弘㣧爲漢城府左尹李堅爲司憲府掌

令奇大升爲弘文館應教

壬戌日暈

癸亥日暈

乙丑以金弘佩爲戶曹參判李純亨爲漢城府左尹李樻爲右尹尹毅中爲慶尙道觀察使洪仁慶爲成均館大司成朴謹元爲司諫院大司諫具思孟爲司諫安自裕爲獻納李景明鄭琢爲正言具鳳齡爲弘文館副修撰○日暈上有背

丙寅 上御思政殿引見遠接使朴忠元曰我國重事無如接待 天使少有失誤虧損國體近來人心緩慢百事解弛 天使所經一路各官鄕官往審如有急事輕則直斷重則馳啓且 天使氣度緩急年歲多少衣服長短酒量淺深亦卽馳啓可也天氣已熱遠赴西邊好往好來仍賜藥餌等物○上觀習儀于思政殿(天使接待之儀也)

○日微暈

丁卯領議政李浚慶等啓曰平安一道爲 天使出來初程凡百措備之難倍於他道而一倚監司辦出今者前監司已罷新使

猶未赴任其間一道之事至爲虛踈而平壤府大同館適爲失
火燒燬此非尋常屋宇之比不得已及時營搆天使於六月晦
間恐或來到則營繕及措辦之事尤爲急迫前監司則既知其
首末若仍任而委之以支備之事恐無不及之虞矣荅曰卿等
之啓當矣特命仍任○左議政李景奭啓曰小臣曾乞致仕未蒙
聖俞至今冒處極爲未安自前年秋後忽爾衰耗艱難行步每
欲辭退國家連有事故未陳悶迫之情囁嚅而退今則衰憊尤
甚天使出來之時衰老孱生傴僂班列非徒瞻視埤浚亦不無
顚仆失儀之患尤極未安請命遞臣職移授可堪之人荅曰卿
雖年多時未衰耗宜勿辭
戊辰左議政李景奭啓曰小臣昨日將衰老不堪之意敢請遞免
未蒙允許悶默而退臣之辭職非有他意犬馬之齒七十有二
自去年衰耗日甚氣力已憊精神頓喪耳聾眼暗逢人每艱辭
退之言遷延迄今靦然冒居尋常愧慄今聞華使之來白髮孱
生隨參台班所見無光故並陳未安之意請 察臣誠懇亟命收

遞荅曰卿連日辭職予心未寧人臣所當知進而知退况大臣重職乎培養廉恥當自大臣始如卿清謹大臣固宜久任台輔不可以天使之來輕遞不可動之大臣也况白髮老成大臣則華使所見必以為我國敬老有何無光乎不須再辭故不允三辭不允○以俞絳為知中樞府事尹鉉為京畿觀察使金兢文為議政府舍人崔顒為兵曹正郞李景明黃廷式為兵曹佐郞吳健為司諫院正言

庚午 上命六曹東西班二品以上會中樞府議日本國所請五條事當從與否李浚慶沈通源李蓂議啓曰今日將日本要請五條與六曹及東西班二品以上同議則薺浦開路事 祖宗朝接待此輩于本浦而本浦海中島嶼甚多此輩憑藉朝貢隱泊諸島出入剽略一年殺害之數無慮百餘而庚午之變此輩亦有隱泊作賊之迹後弊甚大故朝廷反覆熟議移待此輩于釜山釜山為浦一望無碍此輩往來無隱泊潜形之地有風波往來之艱故此輩抵死要請然待敵國之道不可順便其路

關防之設不可輕易撤毁故皆以為不可且尺量請用布帛尺此尺非自今新造乃 世宗朝所造今在後王不可追改且對馬島歲遣三十船請不定大中小或以為可許或以為立法已久絶不可撓改且熈以倭人許待之事皆以為庚午叛亂之時此人有借兵之狀故壬申約條曾已見絶其後累請許待而皆不見接庚午留館之倭復許接待者亦多而此人獨不見許者蓋其迹已露 朝議前後皆以不可許今不可更改云二十人許待給圖書之事皆以為彼國之請其重專在於此累使來請今若不許則恐孤異國之望而虧信義之重或以為今若許之則後來之要請無窮以此而不可防邊徼之患不若合五事皆不許之為愈也臣等更與多官參詳可否酌羣議之多寡量事勢之輕重及覆詳度前四件之事雖有要請我國所以荅之者皆有言可執今雖不許彼必無辭但觀其書契及客使情跡其所重者專在於二十船之許待今若專不許其請則彼必缺望亦非所以待與國之道其二十船之中名付海東紀及約條冊圖書冊

十二人許給圖書以慰遠人之望其餘不錄於約條册名付册
圖書册者八人皆不許接待而以此意諭客使且以此意修答
書契則庶合事宜答曰議啓之辭皆當但予命諸宰待命者
欲諭二十人許待給圖書之事而姑待議啓也客使往來之數
近來則專至二十人雖禽獸當使喜悅豈不慰遠人許所望乎
十二人許給事議啓而予意則敎實等雖不在約條等册而海
東紀有之則莫如盡許也卿等更議以啓李浚慶沈通源李蓂
洪暹宋麒壽朴永俊李鐸俞絳成世章金舜皐尹先智李文馨
姜士尚任鼎臣睦詹朴應男議啓曰敎實等八人接待與否當
初亦有二十人並給之議而臣等以爲此八人則雖名付海東
紀而約條等册皆無籍可據若並此接待則恐開後日無窮之
弊故只欲接待十二人而議啓矣今承 上敎更議之則當初
海東紀之錄俱是接待之倭雖無他文籍此亦可據依 上敎
專數許待以慰遠人之望似爲便當彼類若憑此爲名異日不
無他望然國家既許交隣之義勉許難從之請厚 意已極更無

可加此後雖有他計皆一切不許以絕無厭覬覦之心何如吳謙任說李澤吳祥魚季瑄柳景深議啓曰盛久等十二人其名累見於約條等冊而教實等八人則只於海東紀僅有其名豈可以送人之懇請不已而濫許不可許之人苟以慰悅其意以啓後日無窮之弊乎事甚無名此八人則不許爲得答曰徐當傳教

辛未諫院啓曰臣等伏覩昨日 上數日本國所謂教實等八人令大臣更議並許接待一國臣民孰不知 聖念不欲失遠人之心哉但其所請三十人在 先王朝來請亦非一再而竟不從之者意有所在至於癸亥年始許十人而今者又許十二人議者猶以爲不可況八人之名雖在於海東紀而於約條圖書名付等冊皆無可據今若曲從其願並許接待則非但貽後日無窮之弊反啓敵人輕侮之心也大抵交隣之道所當待之以誠而謀國之策務在長遠不要姑息倭奴之情難信溪壑之慾無窮以爲我國易與而益肆恐脅之計他日無名之請難保其必無則其可一一盡從乎恐非可繼之道也宋朝之於契丹

許與過厚終致無窮之患此亦可監請 教實等八人勿許接待

答曰議論不同敎雖如是啓之而予意則不然其所請三十人

在 先朝竟不從之而到今盡從此予淺計也然客使所望專

主此事而我國不即盡從空致客使往來之盍煩寧如盡從也

已議于大臣諸宰公卿之慮豈偶然哉已定之事不可更改玆不

允○日徵暈

癸酉憲府啓曰教實等八人之名不錄於約條圖書名付等册

不可許入於接待之列豈以偶見於海東紀遷從無據之請乎

一開此路後弊無窮向在庚午倭人之獲罪我國亦已極矣況

乙卯作耗有甚於前日以其所為觀之雖全不給二十二船在

我義直而彼無以為辭矣況兩國通好宜以禮讓為先今者客

使之來便發恐脅之言至曰擊滅對馬島禍及貴國其不遜無

禮豈不甚哉若一一從願惟務包荒則事涉於姑息而盍啓彼

輩驕侮之心虧損國體所係非輕請快從公論答曰如啓

乙亥領議政李浚慶啓曰煩瀆啓達至為惶恐小臣將此衰病

謬妄冒忝上台忍恥取笑遷延晨夕已至三年今者國有大禮
（祔廟禮也）詔使亦來臣以蹇澁之故盛禮縟儀皆不躬參預然一無
用之人如此而豈可猶在其位名為首相乎當此大事煩冒辭
職固犯非時然無用之物雖在其位徒擁名號無所與知其實
與無同去就不關請速命免臣職傳曰自前累次辭免而今又
辭為可識卿意一國首相非徒平時任重天使時其任尤重予
於戊午年似聞青川（領議政沈連源封號）病退於家天使問首相歸何處
云今當天使出來卿不得出參於行酒而仍居首相恐非得宜
然勿辭　浚慶再啓曰小臣勢不堪在職之意前日累次啓達
聖鑑亦已洞照其然特以大臣去就為難而不即　睿斷今則
大事臨到而臣不能一事干預愧　然徒守其位其可謂之首相
而事事盡職乎天使若問首相為誰則其將何說以答之乎若
以老病不能就列為辭則天使必以為國家豈無其人而何取
於老病之人苟充其位乎則豈不重貽國家之羞乎臣亦自料
居常充位別無告猷經邦之益至於有事之日又不能陳力效

勞豈不愧於心而辱於國乎 請亟命免臣職 答曰觀卿辭意可
謂切矣大臣進退非輕在平時固難許退而 詔使出來首相之
任關於國體以首相不參宴禮於事亦為未穩且人君所當安
保老病大臣故不得已勉從卿辭而予意不寧 時沇通源退廢散地圖欲再入
褫位故前日李蓂連日來辭而 上不之許今日李浚慶又來辭免而 上之答辭殊無愛護之意反欲速去其位 上之惡浚
慶乃源於請建儲之疏也
史臣曰頃日答李蓂之辭有曰老病宰相難於出接華使故
李浚慶又來懇辭一旬之內兩相請免已非美事而謂浚慶
病難行酒遞浚慶議政之職議政之職果可以行酒之能堪
與否而進退之乎累進批答之言不作遜順之態 上之素所
不悅故於其辭遞少無難惜之意雖曰勉從而非勉也 上
之顧治好賢非不至也而一念之差至於如此惜也
史臣曰嗚呼大臣去就不可輕許而一再啓之後即遞無難
何哉浚慶色厲言直外為通源輩所嫉抗章建議內為 上
所厭浚慶亦自知難容引疾乞免再啓之後即下俞音其時

接待承旨史官亦皆失色愀然如有所失云雖以玉堂論劄即
命仍任後大臣不誠已可知矣
○弘文館副提學陳寔等上劄曰國家圖任老成置之上相者非
欲責其筋力於趨走服勞之間豈可因其一時酬接之末禮而
輕遆論道經邦之臣乎今者領議政李浚慶以接待華使之際病
勢行酒仍乞遆免自 上始以為重難而竟從其請其優待大
臣之意可謂至矣但浚慶前此引疾求退亦非一再而丁寧固留
至許給扶上殿一國臣民孰不知 聖意之所在而至於今日遽聽
遆免恐非所以進退大臣之道也老病大臣雖或不預於接待之
列固無害於華使之見聞矣往在戊午沈連源以首相移告在家其
時華使雖問其有無而未聞有虧損國體之事尤不可以此而輕
為進退也伏願 殿下留省焉答曰領相辭免非始於今日自前累
次懇辭而在乎時則不可輕遆大臣故不許退閑矣今則天使出
來而三台重職右相赴京領相不參宴禮則左相獨行亦恐妨於
國體故不得已勉從然予有不寧之意而適有公論如此合於予

意仍任無妨

史臣曰當是時閭巷譁然以爲若行祔廟之禮則必將放還李櫟輩而復用之此雖無根之言人皆疑懼前左相沈通源雖迫於物情請歸西班尙有窺覘復相之心人心擧皆不定未知竟有何事而今者 上因首相自請就閑即下允許搢紳之間皆相顧驚愕莫不沮喪而副提學陳寔等能趁期 上劄以回天意曾不閱月慘遭天崩之變若浚慶已就閑地不得與聞國事而付時事於通源之手則將置 宗社於何地嗚呼幸矣夫

○上遣注書諭李浚慶曰昨者卿再爲懇辭前亦累次辭免而今當天使之來卿不參宴右相赴京左相獨行恐妨國體故不得已免從予有不寧之意適玉堂上劄合於予意故仍任矣卿識予意○以安自裕爲議政府檢詳李友直爲禮曹正郞辛應時爲司諫院獻納李增爲弘文館修撰

丙子領議政李浚慶啓曰伏蒙特遣注書諭以仍任之意辭旨

丁寧備至臣不勝隕越感激涕淚之至小臣自四五年來非但顯發之病精神日加荒耄雖黽勉在職無以察眼前之事況論道經邦之任乎小臣少無學問之力徒以假氣頗自矜持及今年老氣力已衰精神昏耗形身軀殼尚不能自支並與其前日所得而亡之況更能存此心致察於國家之務而當老成之名乎昔趙武有言曰老將智而髦及之蓋老人更事既多必知事物之理而常人之無學問工夫者至老則昏耗尤甚反不能察事故也如臣者其可為老成之臣乎況臣以老病之極不堪敎職於天使時不得已陳乞情悃 聖意特垂憐悶許令閑調臣方仰祝 聖恩而玉堂意外之劄其所論者又皆非臣所敢當之言臣心尤自驚惶不知仰喻歷觀前代凡大臣去就皆斷自君心而進退之奚待於人言而為之作止乎今臣雖欲就職驚惶之餘些少心神更加飛越其何以致察於國事乎況進退不能自由而為人束制安敢展布四體而坐廟堂之上為百僚觀瞻乎伏乞 聖慈速申前命許臣垂死之調答曰能知進退人臣之處身而敬養老

成人君之待臣也卿自前日累辭以病至廢於經席之上而以大臣故不得輕遞矣今當華使出來以首相不參宴禮未知果當故不得已勉從許退予非輕遞之意也命遞以後深恐或為失處方存悔恨之際玉堂上劄正合予意即命仍任且喻予意爾觀卿啓辭大臣去就斷自君心是乃正論也然末世則公論重矣如予不敏之君豈能自斷乎予計淺短昨已失處卿欲令予再誤乎今宜安心勉供職事三辭不允

史臣曰君臣義合禮不虛拘大臣之進退尤不可苟焉而以偶爾循例之辭遽下遞位之命因玉堂之論啓又有仍任之教進之退之視同小官則 上之於浚慶已無倚重之誠矣為浚慶者固當固辭引去進退不可苟且矣進無所補而靦然就職何哉大臣之道上格君心下正百僚不然則具臣耳浚慶旣不足於大臣之道則可謂具臣矣雖然知清儉為好氣節為尚則其與尚震安玹輩不可同日而語矣

丁丑司憲府大司憲朴淳等上劄曰人主一言所係極重雖偶

然下諭而莫不悚懼勢所然也前日自 上為華使出來教以
老病宰相似難出接此教一下在朝年老之臣咸不自安或辭
行酒或請解職此皆出於愧懼而不得不爾也領議政李浚慶
以行酒宗宰恐不能行禮辭避相位自 上亦為大禮勉從其
請玉堂之所以劄論者蓋為進退大臣在平日從容以禮處之
則固無不可若為暫時行酒小事容易遆免國相則與向來優
禮之意殊不相符所重者反歸於太輕也自 上即賜允可教
以悔恨之意臣等亦皆感激於 聖心之廓然無繫也然於昨日
批答之内天意尚有所未盡釋然不快於侍從之論使物情反
更疑悶臣等忝在耳目之司不以所懷仰達於天聰則是不盡
情悃於君父之前豈免欺罔隱諱之罪哉伏願 聖明留神焉
答曰有病宰相似難出接云者是乃偶發之言而以此或辭行
酒或請解職可乎大臣去就斷自君心是乃正論云者大臣之
啓不可不慰答故以正論答之而更思之則似非正論也末世
公論為重云者予所重者公論故也天使多事之時左相獨行

於宴禮而若有故則勢將三公俱不得參恐妨國體故有所云
云而予於近日連有微恙心神茫昧不能釋然下荅矣劄意知
道○司諫院大司諫朴謹元等上劄曰輔相之職繫國安危一
進一退所關非輕老成大臣遭遇 聖明非有可退之事則豈
可以筋力之不逮容易遞免哉臣等伏覩領議政李浚慶以不
能行酒一事懇辭求退而 殿下勉從其請瞻聽所及莫不駭
異玉堂之劄一上而即命仍任至遣近臣丁寧敦諭悔恨之旨
溢於言表 殿下重大臣之意至此益審而其初許免亦出於
無他也非徒浚慶感激不已中外人心孰不欽服臣等固不敢
更贅昨見浚慶更辭之際 聖批之意或有未釋然者不審
殿下以浚慶強辭之言為正論耶以古今通行之公論為重於
末世而已耶抑以待華使為重而不暇念相臣為尤重耶盖人
臣自小官至宰執歲月積多少而老老而病亦其理勢之必至
也謝病請老是固人臣爲身之道而自為計則得矣然而人主所
與共天職者則何嘗以老病而遺其人哉亦豈以不服勞而許其

退乎無遺壽耆貫帝 王之盛德而任相之道貴專且久誠以老成則深於謀國專久則得盡其忠耳責任之重既如是則老病庸何傷乎况浚慶雖桒有末疾步履惟艱而精神氣力不至於衰耗鳴玉以相數盃酬酢未必有失借令有病不入華使聞之不過曰老相替力既憊不得周折於樽俎之間而已也豈可以此爲虧損國體乎臣等之言非專爲浚慶發也近日傳教有老病宰相難於接待之辭而凡在老臣皆懷予安紛紜啓請辭遞恐非清朝之美事也一時盃酒之末必求其捷歛而皤皤老宰多不入參則其爲國體之損不止於趨蹌之小失也伏願 殿下留省焉答曰大臣進退非輕而妄料以爲懇辭勉許遞免 玉堂之論正合予悔恨之意故即命仍任不必更辭之事而昨日領相強辭予豈能知果是正論乎待華使遞相臣皆是重事予不敏未料其間重與尤重也然更思之則領相強辭何至於正論乎大臣遞免亦豈不尤重乎老病宰相難於出接云者偶發之言也非欲皤皤老宰多不入參之意也劄意知道

戊寅傳于政院曰武臣犯罪投邊遠充軍者書啓事言于該曹乙丑年疏放時乙巳年罪人未及蒙放而頃日上言陳訴者書啓事言于義禁府

己卯以黃大受爲承政院注書

庚辰日暈

壬午以閔箕爲議政府右參贊趙彦秀爲知中樞府事金孝元參判尹玊以謝恩使赴京而孝元爲書狀官孝元即玊之同壻少年也玊之初心以爲必不嚴察可得所欲而自起程之日凡玊之濫干不從一玊之子身多賫銀兩皆玊家之所付宮中之所出而見孝元所爲則知所欲不遂而中道辭還以此成怨於玊家者大矣被讒於宮中者多矣朝廷善孝元而疊擬首望一末受點時論疑之爲戶曹佐郎

癸未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六月甲申朔以鄭大年爲刑曹參判李澤爲咸鏡道觀察使河晋寶爲善山府使洪曇爲知中樞府事

史臣曰曇以咸鏡監司遞期垂迫先送其衙屬而卜駄之簡僕從之踈比之前例什減七八營府人吏莫不嘆服

乙酉以李友直爲司憲府持平

丙戌上詣文德殿齋宿于崇文堂

丁亥上在昌德宮○上自崇文堂詣文德殿行禫祭○領議政李浚慶等奉慰○上命賞賜文德殿入番宗親叅奉忠義衛及執役賤隷等有差○政院問安傳曰日月易逝已就吉服予心益痛矣

己丑以趙彥秀為同知中樞府事姜士弼為吏曹叅議朴應男為承政院左承旨權克禮為兵曹正郎

壬辰藥房提調沈通源等啓曰臣等因醫官所報始聞玉候違和至命入診故今雖日晩敢來問安答曰予氣素有上熱下冷夏秋間則此證例似加發而近因日候不調上熱漸加於常手臂或振不能成字昨與今朝上熱氣欝欲為防微偶召醫官入診而今則氣蘇似安此乃天氣陰熱易助上熱故也勿為問安○領議政李浚慶領中樞府事沈通源左議政李蓂啓曰伏審玉候頗有愆違雖不深重稍有勞動則恐生他證至為悶慮宗廟祔享雖是重禮保養聖候尤為關重況當大暑之月勞

動行禮其於愆候必更加患且其間行禮之際節文甚多時刻
甚久尤不可犯暑冒行請依丙午丁未年例姑令有司攝行而
待秋涼親行別祭於禮於情皆爲允合今次親祭請姑命停答
曰 宗廟祔享固是重禮而且 宗廟親祭久廢不行予嘗未
安于懷況今當重禮予非卧痛何可不親行乎卿等雖欲調保
而此禮若不親行則予心尤爲未安心決加動反生新恙必矣
予若不堪之事則豈不命停乎攝行難矣但予有議事欲於明明
十二日祔廟十一日齋宿于宗廟齋室故也往 宗廟齋室令禮官議于卿等而
卿等今適詣闕故議之矣予氣果前近有手振證初四日文
德殿行祭爵鬯酒灌地時瓚重而滿酌故或散溢於地或沾衣
服恐妨禮儀予心不寧十二日宗廟祭時則非如一位進幣瓚
爵官捧瓚跪進予捧其瓚而進幣瓚爵官助擧灌地則似爲無
妨且 宗廟陞降之階極高累次陞降恐爲非便也各室上香
祼鬯奠幣禮畢後第十室東邊階上設位出立俄而行初獻禮
則無累次陞降之事矣此數事議啓可也變禮未安而誠敬在

於心安心若不安則誠敬何能盡乎誠敬不能盡則雖親祭而
如不祭矣一時從權變禮在所不已故議之矣李浚慶等再啓
曰伏覩 聖批不勝感愴 自 上未安之意臣等非不料也正
値酷熱厚御祭服強行十室之禮拜伏陞降勞苦倍極萬一熱
氣上攻則其於行禮節次必致窘迫誠非細慮伏乞十分 聖
度從權姑停以待後日幸甚況詔使之行不遠若 聖候因此
勞動而違豫連綿則其於迎詔大禮不可代行之地何以處之
臣等以此尤為悶慮敢此支離以啓答曰予氣豈不量乎欲為
親行懷 誠已久今若以一時微恙至於攝行則予恨大矣快行
懷誠之事則心熱必減矣但還宮後有所為數事受賀飮福等事也此
則予當量氣處之也李浚慶等三啓曰伏承傳教反覆懇至臣
等何敢有異議乎但 上候方在違豫雖奉先念切不覺有後患
玉體不可不調保 宗社不可不遠慮臣等反覆商度親祭之
禮固難舉行且承 上教勒舉祼瓚階上讓位等事乃不得已
權一時之宜非變禮也依 上教為之甚為不妨但此小小節

目雖可減損然於陛降出入之多勞動　聖體則固無加減安可恃此而強行大禮乎且伏覩　上教近有手振證此證雖或止或作似非關重然自　上屢經此證前日已經之事今日所當懲也乙丑秋初患手振而竟致勞熱彌留幾危僅蘇請更加三思答曰予意盡諭故不允

癸巳　上詣　文德殿齋宿于崇文堂

甲午　上詣　宗廟齋宿

乙未　上親行祔廟祭○上還宮時儒生老人妓女等各備結綵棚於路傍以奉歌謠至教坊歌謠奉軸處駐輦移時持平李友直正言鄭琢啓于輦前曰雖是例事而駐輦太久一國臣民至為未安敢啓答曰多般呈技勢自然也再啓曰一國瞻仰之地非但未安行祭後玉體勞動冒暑駐輦尤為未安答曰呈才已畢今將舉動矣

史臣曰亮陰之中哀慕不寧轉輾摧痛至於成疾今雖禮畢追慕之誠必存　聖懷而一見戲技不覺至此人心之難持

甚於盤水之難奉豈不深可畏哉一言一動之失責在諫官
而環侍輦前熟視其戲雖未能自安相顧失色而亦不即進
諍救正其失至於臨罷之時敢發軟熟之語僅塞其責其視古
人折柳之諫牽裾之諍不可同年而語矣然不能諫止於結
棚之初而欲矯其枉於還駕之日亦豈納約之道乎
史臣曰亮陰喪畢祔廟禮成可謂一國之大慶也以臣民咸
戴之心庶幾無疾病於哀疚之中孰不嗟嘆 聖德而頌美
之乎歌謠之作亦情文之不已者也然古之時只有詩頌被
之絃歌而未聞有他奇技以耀耳目則綵棚之結是何等虛
文也錦繡綾紗繪飾門墻珠璣金玉點綴楹桷翦綵花草之
妖驚走禽獸之狀爭呈奇怪備諸醜態豈謂禮樂文物之邦
而有此傀儡倡優之戲耶雖以老人妓女之謠自有康衢之
曲不須伎倆之態況孔門之徒方學禮義而亦以此進呈乎
當其辦集也別作都廳嚴立科條指揮館人橫行坊曲公侯
甲第之藏無不窮搜務盡一國之美庶逞重瞳之玩 經營數

月之役以供一日之戲其騷擾之弊鞭撻之煩又無所紀極
矣嗚呼大學首善之地也儲養人才待用他日者將以行已
所學引君當道而先爲無狀之事以娛其心是豈儒者之罪
哉因循舊轍不能勇革者之過也使大有爲之君奮大有爲
之志則足以洗百年之弊習新一代之耳目如此之類將不
日而盡除矣嗚呼惜哉
○上御勤政殿受百官賀仍頒赦○上行飮福禮于勤政殿○傳
于政院曰金忠甲韓灝勿爲門外黜送李爛中道付處上自近年以來追悼
乙巳之事謂其無罪而漸次昭釋故有是命○日暈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丙申日暈
丁酉正言鄭琢啓曰凡敎坊呈才一切雜戲無非蕩情喪志之
物令人眄視不覺有懈慢之心其在君上尤所當戒而前者自
太廟還宮時久住玉輦當日同僚啓意實以久住路次留神觀
戲未安之意爲主而不但爲盛暑玉體勞傷也臣以城上所
當詳備啓達無所遺漏而只緣兩司合啓時憲府城上所例爲

專主啓達故臣只計小嫌不識大體不得以本院同僚之意啓達
聖聽致令承旨獨啓憲府之意臣罪大矣不可冒居言地請命遞
臣職答曰觀此啓辭予未知其果當也古無之事今始爲之則如
是論之可也古來歌謠自有三處敎坊奏樂自有節次不可以移
時而停止其勢自至於久也予豈貪觀久駐乎獨啓憲府之意未
及致察也勿辭
戊戌以李友直爲禮曹正郎朴希立爲司憲府持平鄭琢爲刑曹
佐郎宋應漑爲司諫院正言○憲府啓曰禮曹正郎李友直刑曹
佐郎鄭琢於本月十二日敎坊歌謠處駐輦時李友直則持平
鄭琢則正言皆以城上所合司論啓之際入啓之辭則殊失本意
甚爲疎略而出外言于書吏傳書朝報者則不失大意頗似無欠
臣等當初但見朝報以爲別無所失而及鄭琢辭避之後始知其
實極爲未便此雖於倉卒未及詳察然不無後弊所關亦重請李
友直鄭琢並命罷職答曰並如啓○諫院啓曰刑曹佐郎鄭琢前
日敎坊歌謠處駐輦時以正言爲城上所入啓之辭既失其本意

及其傳言於院吏書諸朝報者則啓辭別無遺漏之意彼此各異凡臺諫所啓傳播一國至為關重原其所失雖出於無情不無後弊請命罷其職答曰如啓

史臣曰觀鄭琢自啓之辭曰兩司合啓則憲府城上所專主啓達故計小嫌不啓院意其啓辭疏略琢知之明矣觀兩司所啓之辭曰琢之傳言於院吏書諸朝報者則別無遺漏之辭云其啓辭與傳說之不相副何也公論之發亦其宜矣

○洪仁慶為司諫院大司諫許曄為成均館大司成具思孟為司宰監正宋賀為司諫院司諫辛應時為禮曹正郎金命元為司諫院獻納吳建為禮曹佐郎具忭為司諫院正言朴謹元為龍驤衛副護軍

庚子夜流星出天中入北方濁氣中狀如鉢色赤無尾流星出牽牛星下入天田星上狀如拳尾長尺許色赤

乙巳以黃博（横罹乙巳之禍而以無罪今蒙伸釋之恩者也少有才稍似抗慨而大抵淺薄之人）為成均館司藝李仲虎為弘文館校理辛應時為修撰鄭惟一為吏曹

佐郎孫士鈞醫官爲僉知中樞府事

史臣曰微賤之人粗曉醫藥之術得忝內醫之任厚受天祿亦已足矣欲施分外之恩乃使微末之人居於堂上之列人君爲政果如是乎

丁未弘文館副提學陳寔等上劄曰詔使已臨境上其尊敬接待之禮宜無所不用其極但賓遊女樂之設雖曰成例已久初非得禮之正故前此詔使之來率多峻却而我國以觀風採俗爲辭間或強請而行之此不過欲爲聲容之美而曲爲之說耳固不可效尤於今日也且詔使以先帝升遐未遠聲樂雜戲並欲勿用其請用樂亦恐無辭而況女樂非禮之大者乎我國以秉禮義見稱中華久矣一失其禮受侮不少其於國體豈不重哉伏願殿下垂省焉答曰女樂之事予意已諭于禮官二十三日傳于政院曰予嘗見唐皐史道天使時謄錄則以帝喪未遠於宴禮不用樂今此天使所爲與唐史無異天使若却樂則難以請用况有前例用樂何如此意言于禮曹當更令禮官大臣議定矣○傳于政院曰予素有心熱十餘年間又似加發每夏秋之交例與暑熱相助上攻

身多不安自癸亥[是年有世子之喪]沈愁五年乙丑[是年初夏有母后之喪]秋經大病艱蘇今亦臨事即忘聰明似減予氣頗異於前虛弱甚矣今月初又有熱證即服冷藥日氣亦涼不安之氣小歇故祔廟大禮勉強而行其後遂致勞熱百病交發亦有喘證近日不安者累日而未易差減詔使已至越江予心悶慮前日詔使之來預知日期自上累為習儀於內而今則予氣連有不安頃者只一度令官寺為習儀而已未得親歷雖有儀註前亦一見而時未察許多節次也且戊午年則氣力尚強脚力亦非不調故雖久立言語與天使行酒之時似無失誤之事今已十年身多微恙心神茫昧氣力異前脚力殊昔言語之間恐難久立行酒之時恐或忘禮天使入京尚隔多日予疾自爾安也然詔使來月望時若上京則秋涼未深餘暑未退予氣必不無餘恙矣予意告于天使曰國王乙丑夏遭 恭僖王妃之喪哀毀過禮元氣大傷三年內亦經大病艱得復安今年亮陰之畢未久又有微恙多日不安以此氣體脚力頗弱聰明似減於前杯酒行禮之

間恐有失禮之事兩位大人須念此意幸有失禮休咎休咎如
此言之何如病中書下恐有誤作文字處政院並審察回啓且
近來上熱彌留間有重聽之時此意亦諭于遠接使○以朴素立
爲承政院同副承旨安自裕爲議政府舍人權德輿爲弘文館
副校理金戣爲兵曹正郞吳健金孝元爲兵曹佐郞尹卓然爲承
政院注書○夜流星出河鼓星入天江星狀如拳尾長四五尺許
色赤流星出元星下入西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二三尺許色白流
星出天津星下入尾星下尾長一二尺許色赤
戊申禮曹啓曰伏見玉堂箚子其請勿用女樂之意甚得禮體
然自祖宗朝爲詔使行用之意則不可不使詔使知之宜令
遠接使告于天使曰我國欽敬詔使無所不用其極故依國俗
用女樂而自前詔使亦欲觀風採俗故例皆許受請依舊例爲
之天使若峻却則不必強請雖男樂若以几筵未遠據禮法牢
拒則亦不須強請也如綵棚聲樂雜戲乃爲迎詔陳設禮不可
廢將此意預諭于天使請下諭于遠接使何如議于大臣則其

意亦如是故敢啓傳曰如啓○以姜士尚爲司憲府大司憲金
億齡爲執義李忠綽權德輿爲掌令李增趙惟誠爲持平朴淳
爲禮曹參判金添慶爲成均館司成朴希立爲典籍李塈爲弘
文館修撰李海壽爲副修撰韓孝友爲奉常寺僉正
己酉 上不預藥房提調沈通源元混李陽元等問安傳曰予
氣醫官知之矣通源等仍啓曰伏審 玉候素有心熱今値暑
月自然交動而發著蹤通居處適中衣襟節宣進膳上平時居處過熱御
衣太厚喜進冷物故提調等以此啓之都忘百念平靜調攝則日就蘇醒易致勿
藥之效矣華使接待自有舊規自 上應行禮節務要簡約何
有難行之理乎其他應接之事有司存焉不須深煩 聖慮十
分善調上素有心熱尤以詔使關念不無助熱之候故啓意如此傳曰啓意知道○政院問
安傳曰知道○領議政李浚慶風采峻嶷表儀朝著然累見推沮以變其志議論之際不無依
違吁可惜也左議政李蓂問安傳曰予證心熱 上攻而然也勿爲問
安浚慶等仍啓曰臣等伏聞 玉候未寧竊伏思念 上候頃
因大禮勞動之極餘熱未殄又値時候極熱而兼且詔使臨迫

旨 上軫念太過助發心熱而然也秋節將迫自然平復矣接
待詔使之事有司存焉曾已就辦請勿過軫 聖慮靜意調復
傳曰啓意知道○夜流星出天市西垣入南方天際狀如拳尾
長二三尺許色赤
庚戌 上不預藥房提調沈通源元混李陽元問安傳曰予氣
一樣而証候則醫官知之矣○政院問安傳曰予氣與昨日一樣
矣○領議政李浚慶左議政李蓂問安傳曰予氣一樣勿爲問安
○政院以都司迎慰使與遠接使同時上來事入啓 中殿傳
于政院曰 上近以山臺及天使支待諸事關念太過今若以此
公事入啓則恐或動念姑停入啓政院回啓于 中殿曰天使時
諸事曾已完備而有司存焉不須關念之意啓達何如 中殿
傳于政院曰不意 上熱氣 上攻不省人事開獄縱囚祈禱山川諸
侍藥廳可也○政院啓于 中殿曰開獄之事議諸大臣則自古
關係國家綱常盜賊皆不得放今亦依此例乎 中殿傳曰如
啓俄而 中殿又傳于政院曰以該書傳而史官飜寫以文罔極罔極闕

係國家綱常盜賊並欲放之政院議諸大臣回啓于 中殿曰自古罕有如此之時而關係國家綱常殺竊盜則不在蒙宥之例今者創起無前之事原放此等之人則反傷天地之和豈有召福之理乎又傳于政院曰(又以該書傳而史官翻寫以文)反覆思之雖無前例豈無權宜之事乎並宥之政院又議于大臣以啓曰前於乙丑年(是年亦赦宥也)上蹟放之時此等之罪亦不蒙宥且豈可放釋大惡以祈天佑乎 中殿傳曰罔極故再請矣然則當依所啓○設侍藥廳于宣傳官廳

史臣曰是日之午 上不省人事翌日之曉上遽爾薨逝則 上候之危重必有其漸而藥房提調等視為尋常昨朝隨例問安今朝隨例問安藥廳之設又待內殿之教則是以君父之疾委諸一二醫者之手而專不致謹也其怠忽之罪大矣

辛亥 上在養心堂大漸 中殿傳于政院曰兩政丞藥房提調等此刻(三更)入侍(將命者承傳色全潤屋也)政院啓于 中殿曰政丞未

及來矣 中殿傳曰政丞未及則藥房提調先入
史臣曰昨日 上候至於不省人事而上下遑遑罔知攸為至
於開獄放囚祈禱山川為 上祈命等事靡所不舉則為大臣
者所當留宿闕內而安然退處于私室是果臣子愛君之道
乎
領府事沈通源兵曹判書元混都承旨李陽元史官 等入侍
上臥在床上呻吟甚苦聲不可忍聽內侍高聲啓曰藥房提調
等入來矣 上不答李忠邦內侍也啓曰領府事入來欲聞傳教
矣 上呻吟不歇欲語未能宦官十餘人左右號泣而已通源
等使止之恐 上聞其哭聲而驚動也請內侍扶相而坐呻吟少歇須議政
李浚慶左承旨朴應男同副承旨朴素立隨入
史臣曰昨日 上候彌留不省人事之意政院已知之矣為
政院者即為啓請使大臣入侍則庶望其道揚末命而慢不
驚動不為之處置史官有言入侍者而承旨不肯念聽至於
夜半遑遑自 中宮有命而通源先為入侍大臣則在外未

能郞入數十度促入甚急而適李浚慶宿于政府故少頃追
入上候甚重已至於不能言故啓于 中宮而 中宮乃
申乙丑之命始定大計若浚慶退宿於家而通源獨入受命
於 中宮則可謂受遺之得其正乎大計已定於乙丑固無
他慮而受遺立幼若出於通源之手則後日自作功臣嫁禍
士林之患安保其必無乎政院詳知證勢而不為啓請其罪
大矣而政丞亦不念及于此亦失大臣之道矣外間之言有曰
通源於慶浚未入之前請承傳色將有所啓而注書沮之故
不果云聞之可為寒心

史臣曰通源鄙夫之甚者也以椒房之親竊威福之權乘機
射利無所不至真所謂吮癰舐痔之輩也幸漏去凶之日不
容嫉邪之口其患失之心將何所底止哉常懼公論之發
聖心之悟而懷不平之意其互回隱伏之術亦無所不用其
極矣伺察內事入于左腹尚不可不懼況 王候不寧而付
之醫技之任乎醫技之於對病也有關生死之重非三世不

用亦所慎之大者而使無狀小人主掌侍藥任其指揮豈不殆
哉至於憑玉几之夜同名大臣通源先入如有未命傳自其手
而遽下於外庭則不知外庭何以處之此固機關之甚重而所
大可懼者存焉惟幸天意自有所歸而小人不容着手於其
間亦不幸中之幸也然於此時危疑憂懼之慮何可勝言莫如
辨之於早謹之於始不可使小人得據於侍藥之地故表而出之
以附春秋謹履霜之戒
李忠祥高聲咨曰領議政入來請聽傳教矣　上暫開眼欲語
而口中如有物語不能成浚慶詣床下高聲啓曰小臣李浚慶
入來欲聞傳教　上不能語浚慶通源大書其名舉於　上前
上開眼不能視終不得言浚慶等俯伏而泣　中殿傳于浚
慶等曰　上素有心熱故常患熱證而前則不如此甚也今至
於此罔極罔極浚慶啓曰小臣入侍而自　上不為傳教臣亦
罔極臣等方欲達罔極之懷而適有傳教尤為罔極　中殿傳
曰乙丑年證勢亦重而竟至平復故今亦幸冀其時之事而今

日之證有異於曩時故欲俟小歇聽傳教而名卿等入侍矣今

焉至此罔知所為浚慶等回啓曰自 上不為傳教自內幸有

傳教之事乎 中殿傳曰前於乙丑年有書下之事(是年 上未寧以德

興君第三子諱鈞為後之事也)卿等亦已知之矣今欲定其事也浚慶等號泣

而啓曰自內當定之矣 中殿傳曰啓意知道浚慶等曰國事

大定他無可啓之言矣又啓于 中殿曰即今所定之事自

上已定而臣等則知之矣如此大事不可不使兩司長官知之

並命入參何如(判應男使史官言于浚慶曰如此大事不可使兩司長官不知故有此啓) 中殿傳曰

可以簡通不必入侍也且以夜久入侍為未安浚慶等高聲啓

曰臣等退去矣 上欲語而未得浚慶等出退坐于慶會池石

橋上左議政李蓂禮曹判書李鐸大司憲姜士尚大司諫洪仁

慶副提學陳寔右承旨尹斗壽右副承旨崔顒注書黃大受等

來到坐既定注書尹卓然以 中殿傳教之意(即繼統之事也)遍告于

坐上之人李陽元還其坐與李鐸姜士尚洪仁慶聚首密語史

官就而欲聽陽元曰此乃私中之語史官不必來聽多有不肯

之色

史臣曰當此之時入侍之人皆飲泣呑聲而出罔知所爲而陽元一出寢門之外遽忘悲慟之心越其坐席乃與李鐸等聚首密語搖頭點頭至於良久雖史官就而欲聽擯而不與之聞其所密語者何事也若以爲國家事也則大事已定而大臣在焉若以爲私事也則上下遑遑非所私語之時也大抵越席私語雖在平時非大夫之所當爲也而況如此危疑人心罔極之時士尚仁慶以兩司之長非徒不能止之而與之同語恬莫怪焉其失亦甚矣史官之就而欲聽非爲必聽其言也惡其私也

浚慶等歸于賓廳承旨等會于慶會南門醫官楊禮壽來告曰上手足漸冷承旨等號泣議于大臣浚慶貫通源也曰無乃有處置之事奉迎主上之事大臣等曰宜少徐以時無昇遐之言故也政院啓于 中殿曰自內勿爲驚動即定大計 中殿傳曰罔極不知何所爲也入侍時盡言之乙丑年書下人即堅定可也浚慶等啓于 中殿曰

請速奉迎以來○丑時 上薨于景福宮養心堂小寢也 中殿
傳于政院曰無復可望矣承傳色李忠邦來傳也 內外擧哀○中殿傳于
政院曰奉迎事如啓所居之所大臣等稟定于王大妃仁宗大王之妃
殿可也浚慶等啓曰當自 內殿定之如此之時政事不可
使出於他也即令承旨史官等迎于私邸即社稷洞德興君家也時嗣君遭母夫人喪而在於此
○浚慶等啓曰嗣子初八年且幼沖凡干政務不可不
垂簾權同處分傳曰予本不通文字何以參國政乎嗣子已過
成童可以親政也浚慶等再啓曰嗣子年雖長非如培養東宮
之比 生於閭閻不閑政體其於軍國大務何能獨斷乎軍國事
殿不可徒守讓德請遵舊事垂簾權聽傳曰自有大臣輔導親
自為政可也浚慶等三啓曰垂簾之意已盡啓之請遵舊事傳曰
啓意知道
史臣曰垂簾雖我朝之家法然此特為幼主不得已之事也今
嗣君之年已踰成童 慈殿之讓至于再三為大臣者所當
因此而正累世之謬擧也徒知遵故事而不知謬擧之不可

遵也使國政不出於嗣君讓德不歸於 慈殿大臣之道固

如是乎吁可惜哉

○浚慶等啓曰嗣子旣爲 大行大王之子宜遵 順懷世子之

名從日改名矣仍以曔昖曜三字入啓傳曰昖字似當○辰時

嗣子入居于喪次(慶成殿也)是日丑 時都承旨李陽元同副承旨朴

素立注書黃大受待敎李廷虎奉 中殿之命馳詣社稷洞德

興君第(夜猶未明)閉門不納承旨等拱立于門外以待天明兵

曹參知朴大立副摠管南宮忱義禁府都事鄭思晦繼至而羅

將軍士尙未及到事出倉卒雜人攔入承旨令兵曹禁府禁其

雜人而不能止俄而捕盜大將李元祐(武人芑之子)領兵而至承旨

等招元祐率原領軍士圍立邸宮防禁雜人天始明谷山郡守

鄭昌瑞(世虎之子於嗣王爲舅也)開邸宮門承 旨遂入坐于中門之內南宮

忱朴大立並入坐庭中繼而承 傳色鄭信朋(此乃內殿命送之人也)及諸

官者十餘人司謁司鑰別監中禁請路隊小輦小輿及儀仗並

至諸事整齊後承旨等招鄭昌瑞謂之曰以承命奉迎之意達

之俄而昌瑞出曰嗣君方在殯側德興君夫人鄭氏六月卒時未發引故云殯側不御網巾不知何以爲也喪人不着網巾者以其色皂而嫌其髽髮也嗣君之不御豈特爲此而已乎此乃固讓之一端也承旨等謂曰既有內命不可如此固拒也將此意用達可也昌瑞還入辰時嗣君以白團領烏紗帽黑角帶白靴子步出于翼廊簷下承旨史官等並入內庭拜見嗣君侍出中庭嗣君乘小輦路由軍資倉前途三間昇門入自光化門東夾至勤政門外降輦步入由勤政殿東庭入處于慶成殿

史臣曰都承旨李陽元既承邑駕之命無一處置之事但招鄭昌瑞告以奉迎之意蓋大位奸之窺也德興君有三子爲不知某爲伯某爲仲某爲季而遽欲奉迎而來伯仲之間脫有相爭之變則未知終何以處乎想其胸中兀兀無定東手而無所爲矣且自郎中出一封書乃昌瑞錄希功人姓名者也注書受之到政院累日留置承旨等不察亦甚矣

○政院啓于內殿曰嗣子已入被髮節次一依禮文爲之○政院招文繼宗侍衛嗣君承傳色謂曰嗣君所在處勿令雜人勿入○

政院啓于 内殿曰臣等身逢 聖君擬侍萬年一朝遭此罔
極之變不知所言第念 宗社爲重自内從禮文節哀以國事
爲心且嗣君新服之初勿使雜人雜言得進於其間盡心保護以
盡毋遺傳曰罔極罔極不知所爲如予不敏之人何能保護人君
乎○申時襲如儀百官哭臨盡哀○領議政李浚慶等啓于 内殿曰
柳之蕃金光闇楊禮壽孫士鈞延壽聃等俱以内醫用藥乖方
致生大變神人俱鬱請下禁府依律治罪傳曰如啓○是日太學
生奔哭闕下者無慮千數

史臣曰奔哭闕下非獨太學生也至於閭巷之間愚民之號哭
不絶其聲二紀之内其仁恩之及物亦可知矣

史臣曰嗚呼 上有聰明睿智之德而不能施於國家也嗚
呼 上無闇昧貪殘之失而貽其害於臣民也 上欲用君
子則有小人恐其害己而殲殺之 上欲去小人則有小人
利其附己而引進之 上有明德而有小人阻隔沮遏使民
情物議不得上達 上無欲心而有小人引導承順使内需

之司奪人田民異端非 上之所崇而有小人譸張禍福使
寺刹半一國官官非 上之所親而有小人憑作蹊徑使城
社有狐鼠嗚呼 上之在位二十年間無德及民而有害於
國者皆小人之所爲而其失則皆歸於 上矣嗚呼 上之
末年浸悟前非除去權姦伸釋諸賢特以收效於桑榆而天
不假年虞淵遽暗使四方後世只知 上之失德而不知上之
聖德復明日蝕及更之可仰言念及此不覺血涕自湧嗚呼痛
哉嗚呼不幸者其惟 上乎以 文定爲母以元衡爲臣
母教不善臣順其教嗚呼 上之不得爲堯舜無上下之輔
也嗚呼痛哉

史臣曰 上在位二十三年當初嗣位之時年方幼冲 文
定王后垂簾聽政李芑尹元衡輩擅弄權柄濁亂朝廷凡紕
繆之多過咎之彰皆非 上志暨乎末年聖德漸隆權姦盡
屏深知旣往之非欲盡方來之善於是廣聰明納諫諍放釋
無辜昭雪幽寃闡顯異教尊崇正學巖穴之士搜揚畢聚着

碩之臣抬延盡禮佇見淳古之治而奄棄臣民 國之無祿一
至於此嗚呼痛哉
史臣曰 上沖年即位天資英明而輔道有人訓迪有方則
善教可興善治可復而權奸相繼用事仇讎善類濁亂朝廷
貪風大熾公道不行國事日趨殆不可救幸賴 廟社之靈
陰誘 聖衷採納公論迸黜奸黨國是稍定士氣稍振不然
國不亡幸矣
史臣曰 上英明剛毅仁孝出天雅好文藝幼沖即位喜察
善斷若使名儒碩輔導引為善則真可與有為之君也不幸
初年 文定以殺戮為事一時忠良駢首就刑李芑尹元衡
相繼執政肆其貪虐使士氣摧沮廉恥掃地舉一世汩沒於
頹波之中垂二十年晚而李樑以嬖倖用事將導之以聲伎
花石幸賴 廟社之佑權奸繼迸末年悔悟政多改轍民方
想望小康而又不幸自喪春宮久慮心熱疾恙頻作竟至奄
忽嗚呼痛哉 上方患心熱臺諫有所啓每發盛怒批答之

際接筆書之極其峻拒之辭然再三玩復及其怒霽改刪後
始下外庭不知也故待官寺極其叱打而待外臣一無違誤
其畏公論尊朝廷亦至矣
史臣曰 上天性純美動遵禮法其於 文定王后三年之
內極其孝思凡祭祀之儀無不一出於至誠是時 上方在
未寧之中祔禮已迫將行躬奠大臣請止之 上不從冒觸
炎熱力疾行禮馴致大漸終不可救一國攀號之痛曷有窮
已言之可為於悒先是時 上以至誠好善之意召李滉又
以招賢不至為嘆發於讀書堂之命題至是滉感 上意懇
切恩命稠疊應召而來未及謝恩而 上已昇遐矣中外臣
民追感其好賢之意悲愴尤不能自已
史臣曰 上天資英睿孝友純至祗奉 兩殿怡愉之色溢
于房闥待臣以禮和敬之德浹于內外事大憂國出於至誠
慈祥惻怛之敎日聞于下原其行事之迹可謂一代之令主
惜乎冲年嗣位 母后聽政朝廷之上政皆姑息士林之間

大獄連仍加以尊寵妖僧崇尚釋教皆非　上意也是以二
十年間疵政日多羨法無闕賦煩役重歲飢民困盜賊興行
國內虛渴遂使　上雖懷盛德而終不能展其萬一可勝惜
哉及夫　文定賓天始專萬機首罷兩宗而快見从翳之青
天剗除元兇而拔去固結之根蔕疏放乙巳之人善良之廢斥
遐荒者咸使量移于內地是以神人悅豫和氣旁達時雍泰
和之盛庶幾想望而昊天不弔上之疾病始遘於順懷之喪
柴毀於　文定之憂數年以來心熱內煽百疾沉綿遂至不
諱奄棄臣民不能大有為於東方嗚呼慟哉所不可知者以
上之英明邁古之資非不知早建儲副之為盛舉而遷延歲月
牢拒人言乙丑大漸之時豫能屬於有德（卽今上也）丁寧親自書
下使臣民知有所依可謂付托得人而終不能正其名號而進
位春宮何哉宮車夜半晏駕而上有　內殿之明聖下有臣
僚之奉戴萬無絲毫之可疑而人心遑遑尚懷危懼豈非以名
位之未早定故也

明宗大王實錄卷之第三十四終

隆慶五年四月二十日春秋館奉
教撰進
前後官並録
監館事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領經筵事江寧君
臣洪暹
知館事
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知經筵事錦
陽君臣吳謙
崇政大夫判中樞府事兼知經筵事臣李滉
崇政大夫議政府右贊成兼判義禁府事知經筵事臣
李鐸
推誠定難衛社功臣正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
事德恩君臣宋麒壽
資憲大夫議政府右叅贊臣金鎧

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同知經筵事五衛
都摠府都摠管密原君臣朴忠元
資憲大夫刑曹判書八溪君臣鄭宗榮
資憲大夫漢城府判尹臣任說
資憲大夫議政府右參贊臣宋純
同知館事
資憲大夫議政府右參贊兼知義禁府成均館事弘文館
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同知經筵事五衛都摠府都摠
管臣朴淳
資憲大夫兵曹判書兼弘文館提學臣金貴榮
嘉善大夫刑曹參判臣李澤
嘉善大夫兵曹參判臣李文馨
嘉善大夫刑曹參判臣李英賢
嘉善大夫兵曹參判臣姜士尙
嘉善大夫戶曹參判臣宋贊

嘉善大夫吏曹參判臣尹毅中
嘉善大夫禮曹參判臣朴應男
嘉善大夫兵曹參判臣白仁傑

編修官

通訓大夫弘文館直提學知製教兼經筵侍講官臣
李齊閔
通訓大夫弘文館直提學知製教兼經筵侍講官臣
李山海
通訓大夫弘文館直提學知製教兼經筵侍講官臣
安自裕
中直大夫守弘文館直提學知製教兼經筵侍講官臣
閔起文
通訓大夫奉常寺正臣權擘
通訓大夫司僕寺正臣柳堪
通訓大夫軍資監正臣申湛

通訓大夫司僕寺正臣黃廷彧
通訓大夫禮賓寺正知製教臣梁喜
中直大夫守宗簿寺正臣愼喜男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典翰知製教兼經筵侍講官臣
李湛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典翰知製教兼經筵侍講官臣
李墍
中直大夫弘文館典翰知製教兼經筵侍講官臣柳希
春
通訓大夫行成均館司成臣李忠綽
奉正大夫守成均館司成臣閔德潤
中直大夫均館司成知製教臣權克禮
通訓大夫行議政府舍人知製教兼校書館校理臣尹根壽
朝奉大夫守議政府舍人知製教臣鄭惟一
朝散大夫守成均館司藝臣閔忠元

中直大夫行宗簿寺僉正知製教臣鄭淹

記註官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校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臣金
戣

中直大夫行弘文館校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臣
柳濤

中訓大夫行弘文館校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臣
鄭彥智

奉正大夫行弘文館校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臣
鄭琢

朝散大夫行弘文館校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臣
李珥

奉列大夫行吏曹正郎知製教臣辛應時

朝散大夫行吏曹正郎知製教臣具鳳齡

奉正大夫行禮曹正郎臣宋應漑

奉列大夫行禮曹正郎知製教臣申點
朝散大夫行禮曹正郎知製教臣李濟臣
朝奉大夫行禮曹正郎知製教臣李廷馣
朝奉大夫行兵曹正郎臣黄廷式
通德郎兵曹正郎臣黄允吉
奉直郎守工曹正郎臣尹希吉
中直大夫行成均館直講臣韓孝友
中直大夫行弘文館副校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
臣李增
奉列大夫行弘文館副校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
臣鄭澈
記事官
奉直郎行弘文館修撰知製教兼經筵檢討官臣洪
聖民
奉直郎行弘文館修撰知製教兼經筵檢討官臣尹

卓然
宣務郎守弘文館修撰知製教兼經筵檢討官臣趙
廷機
宣務郎守弘文館修撰知製教兼經筵檢討官臣柳
成龍
朝散大夫行吏曹佐郎知製教臣吳健
通善郎行吏曹佐郎臣具忭
宣務郎守戶曹佐郎臣鄭彥信
奉訓郎行禮曹佐郎臣鄭以周
通德郎行兵曹佐郎臣權徵
通善郎行兵曹佐郎臣尹承吉
承訓郎刑曹佐郎臣周博
宣務郎守刑曹佐郎臣金澥
宣務郎守刑曹佐郎臣鄭士偉
承訓郎守工曹佐郎臣洪渾

承訓郎工曹佐郎臣盧埈

中訓大夫行弘文館副修撰知製教兼經筵檢討官臣

李友直

宣務郎行藝文館奉教臣金守宏

務功郎藝文館奉教臣權克智

務功郎藝文館奉教臣李山甫

通仕郎藝文館待教臣金時晦

萬曆壬辰之變春秋館及星州忠州分藏
先朝實録盡爲兵火所焚獨全州所藏獲免
移安于海州又
移安于寧邊又
移安于江華
上命春秋館依此本印出三件舊件則藏于江華之摩尼山新
件則分藏於春秋館及安東之太白山寧邊之妙香山草
本一件則藏于江陵五臺山舊件凡五百七十六卷新件
各二百五十九卷粧結有大小故也是役起於癸卯七月
終於丙午四月 前後官並録
大匡輔國崇禄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
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臣李德馨
大匡輔國崇禄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
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臣尹承勳
忠勤貞亮效節協策扈聖功臣大匡輔國崇禄大夫議政

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全陽府院君臣柳永慶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
秋館事 世子傅臣奇自獻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
秋館事臣沈喜壽
忠勤貞亮效節協策扈聖功臣輔國崇祿大夫延陵府院
君兼知 經筵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
館成均館事臣李好閔
忠勤貞亮效節協策扈聖功臣崇政大夫行禮曹判書兼
知春秋館事延原君臣李光庭
忠勤貞亮效節協策扈聖功臣崇祿大夫平川君兼知春秋
館事臣申磼
忠勤貞亮效節協策扈聖功臣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
兼世子貳師知 經筵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

學知春秋館成均館事晋原君臣柳根
崇政大夫行禮曹判書兼知春秋館事臣黄璡
輸忠翼謨修紀光國功臣崇政大夫判中樞府事兼知春秋
館事茂城君臣尹洞
崇政大夫行吏曹判書兼知春秋館事同知經筵事陽
陵君臣許頊
正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春秋館事同知成均
館事臣宋言慎
推忠奮義協策平難功臣正憲大夫漢城府判尹兼知春秋
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全城君臣李準
推忠奮義平難功臣正憲大夫晋興君兼知春秋館
事臣姜紳
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兼知春秋館事臣閔夢龍
資憲大夫行同知中樞府事兼知春秋館事臣金信元
資憲大夫行同知中樞府事兼知春秋館事五衛都摠府都

摠管臣徐渻
資憲大夫刑曹判書兼知春秋館事臣朴弘老
資憲大夫工曹判書兼知春秋館事臣尹暾
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兼同知春秋館事臣李廷龜
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兼同知春秋館事臣尹承吉
忠勤貞亮効節協策扈聖功臣資憲大夫議政府右參贊兼同知春秋館事錦溪君臣朴東亮
資憲大夫兵曹判書兼同知經筵春秋館事臣許筬
資憲大夫行同中樞府事兼知義禁府事同知春秋館事臣李時彥
資憲大夫行司憲府大司憲兼同知春秋館事臣朴承宗
嘉義大夫戶曹參判兼同知春秋館事臣洪履祥
嘉義大夫戶曹參判兼同知春秋館事臣趙挺
嘉義大夫禮曹參判兼同知春秋館事臣鄭光績
嘉義大夫禮曹參判兼同知春秋館事臣申湜

嘉義大夫戶曹參判兼同知春秋館事臣權 愭
効忠仗義宣武功臣嘉善大夫吉昌君兼同知春秋館事
臣權 悏
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弘文館提學同知春秋館事 世子
右副賓客臣吳億齡
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同知春秋館事 世子右副賓客
臣韓浚謙
嘉善大夫刑曹參判兼同知春秋館事臣南以信
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兼同知春秋館事臣崔天健
嘉善大夫兵曹參判兼同知春秋館事臣申欽
嘉善大夫兵曹參判兼同知春秋館事臣李時發
嘉善大夫兵曹參判兼同知春秋館事海昌君臣尹昉
通政大夫弘文館副提學知製教兼 經筵參贊官春
秋館修撰官臣李睟光
通政大夫弘文館副提學知製教兼 經筵參贊官春

秋館修撰官臣宋應洵
通政大夫弘文館副提學知製教兼經筵參贊官春
秋館修撰官臣洪慶臣
通訓大夫弘文館直提學知製教兼經筵侍講官春
秋館編修官臣洪湜
通訓大夫弘文館直提學知製教兼經筵侍講官春
秋館編修官臣姜鐵
通訓大夫弘文館直提學知製教兼經筵侍講官春
秋館編修官臣黃是
通訓大夫承文院判校兼春秋館編修官臣李壽俊
通訓大夫承文院判校兼春秋館編修官臣申熟
通訓大夫承文院判校兼春秋館編修官臣權慶祐
通訓大夫承文院判校兼春秋館編修官臣尹暻
通訓大夫通禮院左通禮知製教兼春秋館編修官
臣尹暘

通訓大夫通禮院左通禮兼春秋館編修官臣朴東善
通訓大夫奉常寺正兼春秋館編修官臣李瑩
通訓大夫奉常寺正兼春秋館編修官臣洪致祥
通訓大夫奉常寺正兼春秋館編修官臣趙守準
通訓大夫宗簿寺正兼春秋館編修官臣金權
通訓大夫宗簿寺正知製教兼春秋館編修官臣金順命
通訓大夫司饔院正知製教兼春秋館編修官臣尹義立
通訓大夫司饔院正兼春秋館編修官臣趙應文
通訓大夫軍器寺正兼春秋館編修官臣呂裕吉
通訓大夫內資寺正知製教兼春秋館編修官臣李綏祿
通訓大夫內贍寺正兼春秋館編修官臣宋圻
通訓大夫司䆃寺正兼春秋館編修官臣李集
通訓大夫司䆃寺正兼春秋館編修官臣趙希輔
通訓大夫軍資監正知製教兼春秋館編修官臣安大進
通訓大夫軍資監正兼春秋館編修官臣尹壽民

通訓大夫軍資監正兼春秋館編修官臣尹滉
通訓大夫濟用監正兼春秋館編修官臣李慶禥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典翰知製教兼經筵侍講官春秋
館編修官臣趙正立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典翰知製教兼經筵侍講官春秋
館編修官臣李廷馣
通訓大夫行世子侍講院輔德知製教兼春秋館編修
官臣宋錫慶
通訓大夫行世子侍講院輔德知製教兼春秋館編修
官臣柳永謹
通訓大夫行世子侍講院輔德知製教兼春秋館編修
官臣李德洞
通訓大夫行通禮院相禮知製教兼春秋館編修官臣李埈
通訓大夫行司贍寺副正知製教兼春秋館編修官臣文勵
通訓大夫行禮賓寺副正兼春秋館編修官臣尹顗

通訓大夫行禮賓寺副正兼春秋館編修官臣李軫賓
通訓大夫行議政府舍人知製教兼春秋館編修官臣鄭協
通訓大夫行議政府舍人知製教兼春秋館編修官臣李愖
通訓大夫行議政府舍人知製教兼春秋館編修官校書館
校理惠民署醫學教授臣李善復
通訓大夫行議政府舍人知製教兼春秋館編修官臣柳澗
通訓大夫行議政府舍人知製教兼春秋館編修官臣吳百齡
通訓大夫行議政府舍人知製教兼春秋館編修官臣金大來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應教知製教兼經筵侍講官春秋
館編修官校書館校理臣柳希奮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副應教知製教兼經筵侍講官春
秋館編修官臣朴震元
通訓大夫行世子侍講院弼善兼春秋館編修官臣趙庭堅
通訓大夫行世子侍講院弼善兼春秋館編修官臣李德溫
通訓大夫行世子侍講院弼善知製教兼春秋館編修

官臣李志完
通訓大夫行成均館司藝知製教兼春秋館編修官校
書館校理臣丁好善
通訓大夫行成均館司藝兼春秋館編修官臣朴孝生
通訓大夫行成均館司藝知製教兼春秋館編修官臣洪瑞鳳
通訓大夫行成均館司藝知製教兼春秋館編修官漢學
教授臣姜弘立
中訓大夫行成均館司藝知製教兼春秋館編修官臣李弘胄
中訓大夫行成均館司藝知製教兼春秋館編修官臣李信元
通訓大夫行掌樂院僉正知製教兼春秋館編修官臣尹暄
通訓大夫行掌樂院僉正兼春秋館編修官臣李順慶
通訓大夫行掌樂院僉正兼春秋館編修官臣權詗
通訓大夫行司宰監僉正兼春秋館編修官臣李稹
禦侮將軍行龍驤衛副護軍兼春秋館編修官臣慶暹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校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春秋館

記注官臣李光胤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校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春秋
館記注官臣權縉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校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春秋
館記注官臣柳時行
中直大夫行弘文館校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春秋
館記注官臣成俊耉
中訓大夫行弘文館校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春秋
館記注官臣權泰一
通訓大夫行世子侍講院文學兼春秋館記注官臣李久澄
通訓大夫行世子侍講院文學知製教兼春秋館記注
官臣曹偉
通訓大夫行世子侍講院文學知製教兼春秋館記注
官臣申之悌
通訓大夫行世子侍講院文學兼春秋館記注官臣李忠養

通訓大夫行 世子侍講院文學知製教兼春秋館記注
官臣崔起南
中訓大夫行 世子侍講院文學知製教兼春秋館記注
官臣金壽賢
奉正大夫行 世子侍講院文學兼春秋館記注官臣申悰
奉正大夫行 世子侍講院文學兼春秋館記注官臣柳惺
奉列大夫行 世子侍講院文學兼春秋館記注官臣尹讓
通德郎 世子侍講院文學知製教兼春秋館記注
官臣趙誠立
通訓大夫行吏曹正郎知製教兼春秋館記注官惠民署
醫學教授臣閔慶基
通訓大夫行禮曹正郎知製教兼春秋館記注官臣金止男
通訓大夫行禮曹正郎知製教兼春秋館記注官臣宋駬
通訓大夫行禮曹正郎兼春秋館記注官臣沈諿
通訓大夫行兵曹正郎知製教兼春秋館記注官[illegible]學

教授臣朴燁
通訓大夫行兵曹正郎兼春秋館記注官臣朴楗
通訓大夫行兵曹正郎兼春秋館記注官臣柳舜翼
通訓大夫行刑曹正郎知製教兼春秋館記注官臣李顯英
通訓大夫行刑曹正郎兼春秋館記注官臣沈彦明
通訓大夫行工曹正郎兼春秋館記注官臣李春英
中直大夫行兵曹正郎知製教兼春秋館記注官臣申橈
中訓大夫行兵曹正郎兼春秋館記注官臣柳慶宗
奉正大夫行兵曹正郎兼春秋館記注官臣俞晋曾
奉列大夫行吏曹正郎知製教兼春秋館記注官臣姜籀
奉列大夫行禮曹正郎兼春秋館記注官臣金鼎一
奉列大夫行兵曹正郎知製教兼春秋館記注官臣蘇光震
朝散大夫行吏曹正郎知製教兼春秋館記注官世子侍
講院司書臣鄭岦
朝散大夫行戶曹正郎兼春秋館記注官臣宋光啓

朝散大夫行禮曹正郎兼春秋館記注官臣趙維韓
朝散大夫行兵曹正郎兼春秋館記注官臣尹守謙
通德郎兵曹正郎兼春秋館記注官臣李馨遠
通善郎兵曹正郎知製教兼春秋館記注官臣李民宬
奉直郎守户曹正郎知製教兼春秋館記注官臣尹光啓
通訓大夫行成均館直講兼春秋館記注官臣元虎智
通訓大夫行成均館直講知製教兼春秋館記注官臣權盼
通訓大夫行成均館直講兼春秋館記注官臣呂祐吉
通訓大夫行成均館直講知製教兼春秋館記注官臣成晋善
通訓大夫行成均館直講兼春秋館記注官臣趙存世
通訓大夫行成均館直講知製教兼春秋館記注官臣睦長欽
奉正大夫行成均館直講知製教兼春秋館記注官臣崔忠元
奉正大夫行成均館直講兼春秋館記注官臣蔡衡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副校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春
秋館記注官臣李好義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副校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春
秋館記注官臣趙澈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副校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春
秋館記注官校書館校理臣李必榮
通訓大夫行宗廟署令兼春秋館記注官臣金元禄
禦侮將軍行世子翊衛司司禦兼春秋館記注官臣李幼淵
建功將軍行龍驤衛副司直兼春秋館記注官臣申鑑
振威將軍行龍驤衛副司直兼春秋館記注官臣崔東式
昭威將軍行龍驤衛副司直知製教兼春秋館記注官臣閔汝任
昭威將軍行龍驤衛副司直兼春秋館記注官臣鄭榮國
定略將軍行虎賁衛副司直兼春秋館記注官臣尹絅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修撰知製教兼經筵檢討官春秋
館記事官臣柳穡
奉正大夫行弘文館修撰知製教兼經筵檢討官春秋
館記事官臣閔德男

通訓大夫行 世子侍講院司書兼春秋館記事官 臣 任兗
通訓大夫行 世子侍講院司書知製 教兼春秋館記事
官 臣 尹晫
通德郎行 世子侍講院司書兼春秋館記事官 臣 李好信
通訓大夫行吏曹佐郎知製 教兼春秋館記事官 臣 李惟弘
中訓大夫行吏曹佐郎知製 教兼春秋館記事官 臣 趙中立
朝散大夫行吏曹佐郎兼春秋館記事官 臣 李克信
朝散大夫行吏曹佐郎知製 教兼春秋館記事官 臣 蔡慶先
朝散大夫行吏曹佐郎兼春秋館記事官 臣 尹孝先
朝奉大夫行兵曹佐郎兼春秋館記事官 臣 丁好寬
通德郎行戶曹佐郎兼春秋館記事官 臣 邊應壁
通德郎行禮曹佐郎兼春秋館記事官 臣 柳仲龍
通德郎行兵曹佐郎兼春秋館記事官 臣 尹弘國
通善郎行禮曹佐郎知製 教兼春秋館記事官 臣 洪命元
奉直郎行禮曹佐郎兼春秋館記事官 臣 尹煌

奉直郎行兵曹佐郎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朴大謙
奉直郎行兵曹佐郎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權昕
奉直郎行兵曹佐郎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李暘
奉訓郎行戶曹佐郎知製教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李命俊
奉訓郎行兵曹佐郎知製教兼春秋館記事官臣申光立
奉訓郎行兵曹佐郎兼春秋館記事官臣鄭廣成
承議郎兵曹佐郎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成時憲
承議郎兵曹佐郎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李植立
承訓郎禮曹佐郎兼春秋館記事官臣吳汝撥
宣教郎守兵曹佐郎知製教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李民寏
通訓大夫行成均館典籍知製教兼春秋館記事官臣南暐
通訓大夫行成均館典籍知製教兼春秋館記事官臣尹晴
中直大夫行成均館典籍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李卿雲
奉正大夫行成均館典籍兼春秋館記事官臣宋碩祚
奉列大夫行成均館典籍知製教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李惺

承訓郎成均館典籍兼春秋館記事官臣琴樸
宣教郎守成均館典籍兼春秋館記事官臣徐景雨
通善郎行弘文館副修撰知製教兼經筵檢討官春秋
館記事官臣奇協
奉訓郎行弘文館副修撰知製教兼經筵檢討官春秋
館記事官世子侍講院司書臣黃敬中
宣教郎弘文館副修撰知製教兼經筵檢討官春秋
館記事官臣朴顏賢
禦侮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兼春秋館記事官臣趙禨
振威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兼春秋館記事官臣辛成已
敦勇校尉行龍驤衛副司果兼春秋館記事官臣趙希逸
奉訓郎行藝文館奉教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沈光世
宣務郎行藝文館奉教兼春秋館記事官臣吳翊
奉直郎行世子侍講院說書兼春秋館記事官臣任章
宣教郎行世子侍講院說書兼春秋館記事官臣吳靖

通仕郎藝文館待教兼春秋館記事官臣金大德
務功郎行藝文館檢閱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李倪
務功郎行藝文館檢閱兼春秋館記事官臣俞學曾
承仕郎行承文院正字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李涎

(B)
732.55
4724
[v.13]
no.21
0194276

昭和六年三月十七日印刷
昭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3]
no.21